

丙子冬日

當國要人言論集

李蘆洲重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印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再版印
行刷行刷

定價五角

主編者

李

蘆

潤

發行者

黨國要人言論集刊行所

印刷者

庸報社印刷部

歡迎
案

天津法界二十六號路二十七號

發行所

庸報社

電話 三、二〇六九四 三、三四四二
三、二六四四 三、二六六八

黨國要人言論集序

昔孟子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蓋喻政治領袖人物之不易得，必五百年之久，始得世一見，然後知爲一國之統治者，其人格修養之深淺，而國運之隆替繫焉，曾湘鄉曰，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時大力，莫之能逆，曾氏生當搶攘之世，崛起湖湘之間，以誠拙爲天下倡，與羅澤南，彭玉麟，左宗棠，胡林翼諸公，抱救世救民之志，百折不撓，卒蹶洪楊，而奏中興之功，亦曾氏崇高偉大之人格，與諸賢聲氣應求，有以致之也，昔堯之爲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服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

鹿豕遊，然孝於親，而慈於弟，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邊，河邊之器不苦窳，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舜之治，爲我國歷史上所罕覩，此亦堯舜之人格有以致之也，由是觀之，世無古今，治無中外，爲民上者，仁愛忠厚，則國無不治，反之，則無不亂，所謂不仁者，而使在位，是播其惡於天下也，

滿清之季，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將隕秋擗，無待疾風，革命志士，起而覆之，數月之間，全國底定，成功之速，古所未有，然黨人苟公忠體國，潔身自愛，蔚爲風氣，上行下效，則中國可興，富強可期，不幸，所謂革命鉅子，類皆利慾薰心，只知有個人，不知有國家，雖以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相號召，實則黨與黨爭，黨內有派，派中又有小派，紛爭攘奪，迄垂已時，遂至塗炭生靈，動搖國本，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可深長思也，

蔣介石，淫溼濱之英耳，所謂椎埋桀黠之天，雞鳴狗盜之雄者也，汪精衛雖下筆千言，不過一記者之才，况左傾右傾，主張時易，罔知節操，惟利是圖，今皆以之當國，操生殺予奪之權，欲望中國之治，誠如南轍而北轍，緣木而求魚，不可得矣，蘆洲李子志堂，集黨人攻訐蔣介石及汪精衛之語，彙爲專集，名曰黨國要人言論集，黨人內鬨，眞相畢露，閱畢，不覺啞然失笑，此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無堅不破者也，卽質之蔣汪二人，其又何以自解，是書之出，早已洛陽紙貴，傳遍海內，爭以先覩爲快，恐同情之士不免向隅，因促其再版而序之，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立冬日

池宗愚序于冀東通縣

自序

重編國民政府政績一書既竣，擬付刊刷，而猶嫌其資料之不甚充實，乃又取舊作之黨國要人言論集一二兩集之關於蔣中正汪精衛二人者，並同附印合本，是要亦性質相同之作，皆所以暴露黨國巨憝之黑暗面，而證實其罪惡者也。惟此一二兩集之所引證，大約分爲兩類，一是許多黨國要人對此一黨國巨憝之批評，一是此黨國巨憝平日所自發的許多矛盾之言論，質言之，即彼等自我之評判，與原形之顯露耳。則其言當更爲親切有據，描寫畢肖，苟摘錄而參證之，當益可使此輩不能逃罪于天地之間矣。惟予重有感者，彼國民黨雖號稱爲有主義有組織之政黨，實則城狐社鼠，蕪雜不堪，頻年以來，其中主要份子，聚散無常，分合不定，發爲黨閥，延長內戰者，無非攘臂以

爲私門，紛呶以相醜詆，自暴露其爲無主義，無組織，較彼猶不如之一羣小人耳。然而天奪其魄，使此輩巨姦大慾，平日巧自掩飾，專以甜言蜜語欺騙我國人者，乃遽以彼輩內訌之故，得自揭破其虛偽之面具，使勿能再可遁形，要足爲摘姦發伏最快意之舉。其次，則彼等說盡好話，做盡壞事，濫發有許多空頭支票，無從兌現，即遂一向之清算，亦多不勝其煩，今乃假子之矛，攻子之盾，即從其本人之言論中，細加抉擇，籍作清算之根據，是亦最便捷與最有效之方法也。翻印既畢，因附誌其厓略于此，以見黨人實已惡貫滿盈，罪不勝誅，會當與國人共棄之，庶不負編印是書之初心與微旨焉。

丙子冬日

李蘆洲序於津門立志堂



石 介 蔣



衛 廉 汪

重編黨國要人言論集目次

題字

殷汝耕

池宗墨

李盧洲

自序

第一章 黨國要人口裏的蔣介石

林森蕭佛成古應芬鄧澤如口裏的蔣介石.....一

汪精衛口裏的蔣介石.....四

胡漢民口裏的蔣介石.....十三

孫科口裏的蔣介石.....二十五

陳公博口裏的蔣介石.....三十一

李宗仁口裏的蔣介石.....四三

馮玉祥口裏的蔣介石.....四五

| | |
|-------------------------|----|
| 閩錫山口裏的蔣介石 | 四七 |
| 陳濟棠口裏的蔣介石 | 四九 |
| 陳濟棠古應芬馬超俊等二十二人口裏的蔣介石 | 五一 |
| 陳銘樞李濟深蔣光鼐蔡廷楷口裏的蔣介石 | 五一 |
| 劉紀文口裏的蔣介石 | 五二 |
| 劉文輝口裏的蔣介石 | 五三 |
| 唐生智口裏的蔣介石 | 五四 |
| 閩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口裏的蔣介石 | 五六 |
| 鹿鍾麟口裏的蔣介石 | 五七 |
| 鹿鍾麟商震黃紹雄白崇禧等六十一將領口中之蔣介石 | 六一 |
| 陳友仁口裏的蔣介石 | 六三 |
| 鄒魯口裏的蔣介石 | 六四 |
| 謝持鄒魯口中之蔣介石 | 六五 |
| 覃振口裏的蔣介石 | 六六 |
| 經亨頤口裏的蔣介石 | 六七 |
| 孫殿英萬遠才劉春榮等口裏的蔣介石 | 六九 |
| 石友三口裏的蔣介石 | 六九 |

武漢國民政府中人口裏的蔣介石.....七〇

擴大會議中人口裏的蔣介石.....七一

非常會議口裏的蔣介石.....七三

第二章 蔣介石的言論

蔣介石擁共反共的言論.....七七

蔣介石打倒帝國主義與投降帝國主義的言論.....九〇

蔣介石逢迎農工與壓迫農工的言論.....一〇二

蔣介石清黨與叛黨的言論.....一〇八

蔣介石聯馮與討馮的言論.....一一二

蔣十六年七月六日在上海國民歡迎會上之演說.....一一三

空頭支票.....一一四

蔣氏文選.....一一九

第三章 黨國要人口裏的汪精衛

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會宣佈汪精衛罪狀.....一一一

目 次

四

| | |
|------------------------|-----|
| 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決議案..... | 一一六 |
| 中國國民黨對廣州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 | 一一八 |
|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宣佈汪精衛罪狀..... | 一一九 |
| 國民黨中央告汪精衛書..... | 一三〇 |
| 國民黨中執部爲懲戒汪精衛告同志書..... | 一三二 |
| 吳稚暉口裏的汪精衛..... | 一三五 |
| 汪精衛先生氣電後..... | 一四二 |
| 胡漢民口裏的汪精衛..... | 一四六 |
| 「汪兼外長」之賣國外交..... | 一四七 |
| 政治上之責任問題..... | 一五九 |
| 孫鏡亞口裏的汪精衛..... | 一六三 |
| 漱石口裏的汪精衛..... | 一六五 |
| 謝持口裏的汪精衛..... | 一六七 |
| 鄒魯口中之汪精衛..... | 一七〇 |
| 上海市民口裏 汪精衛..... | 一七四 |
| 西南各機關團體口裏 汪精衛..... | 一七六 |
| 李濟深口裏的汪精衛..... | 一七九 |

第四章 汪精衛的言論

程潛白崇禧等口裏的汪精衛 一七八
鄧澤如古應芬口裏的汪精衛 一八〇
渾中委口裏的汪精衛 一八一
劉紀文口裏的汪精衛 一八二

| | |
|-----------------|-----|
| 汪精衛擁共反共的言論..... | 一八五 |
| 汪精衛抗日親日的言論..... | 一九〇 |
| 汪精衛口裏的建設..... | 一九六 |
| 汪論施政方針..... | 二〇五 |

第一章 黨國要人口裏的蔣介石

林森蕭佛成古應芬鄧澤如口裏的蔣介石

(林 森)



(鄧 澤 如)



(古 應 芬)



查蔣氏猜忌爲心，陰險成性，總理以其畏於軍旅，畀以練兵之任，未及期年，總理逝世，疊乘時變，竊奪軍權，漫而盤據中樞，把持國柄，潛植羽翼，威脅老成。諸同志仰體總理之遺志，急國家之危難，愛其才勇，降心相從。乃歛年以來，不知飲抑，肆虐愈深，爲禍滋甚。舉其荦荦數端，以待公判。

總理深維吾黨所負責任之重大，故於民國十三年改組，以黨的責任分諸黨員，亦即以黨的權力，公諸全體，未嘗有絲毫自私之心。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詞，言之既詳且盡。乃蔣氏演說談話，每謂『總理以國民黨相委』。一若君主專制時代，一君逝世，則爲之大臣者，得以受顧命攝政事也者。跡其用心，已儼然以繼任的總理自命，究其行事，亦復以本黨爲其私有，其厚誣總理，蔑視黨員，莫此爲甚，此其一。

中國之共產黨，劫掠焚殺，慘無天日，凡有血氣，莫不髮指。然其始也，負固不過一隅，聚衆不過千百，使早日撲滅，則一師一旅已足芟夷，而蔣氏養寇自重，遂使湘鄂贛閩，四省人民，肝胆塗地，廬舍爲墟，顛播流離，不知所訴，去冬迄今，集二十餘師之衆，作長塹之圍，乃總攻令卒未頒佈，邵力子等以共匪餘孽，盤據津要，時以軍事機密資敵，故匪得以此圍彼竄，

避實擊虛，士卒疲於奔命，賊餓至今爲烈，此其二。

黨內無派，久爲吾黨共守的紀律，蔣氏使其胥小陳果夫等，憑藉中央地位，佔領各省黨部，共黨首要丁惟汾等供之利用，爲之爪牙，在各省秘密組織，積極活動，於是冀魯皖蘇湘鄂諸省，有所謂大同盟者出焉。其徒衆大率暴戾肆恣，壓迫人民，地方有事，則又密圖蠢動，以爲敵應，故每一軍事結束，中央監委會，收受控案纍纍，陳果夫既多方庇護於前，迨至移交執委會處分，又復百端爲之解脫，監委會原案具在，可以覆按。此其三。

宋子文一窮措大耳，徒以貴戚之親，得爲援繫，不數年間立成鉅富，其享用之盛，等於王侯，溯其自粵自鄂以迄南京，縮財政者數年，未嘗以收支造冊報銷，十八年第二次編造會議，審查會命其報告財政概況，卽託詞辭職，避匿滬上，在粵任內，其支出無名義無單據者，在數百萬以上，廣東財廳

及粵中央銀行，猶有數目可查，又如受某烟公司之賄百萬，久已騰諸外人之口，購買鈔票，勒收回扣，接觸烟賭款項，操縱金融，鬻官賣缺，皆彰彰在人耳目，任職已逾六載，財政未整理，所發公債，已逾四萬萬餘。蔣氏既縱之為惡，凡有與之焉者，充耳不聞，此其四。（節錄中央監察委員彈劾蔣中正電）

汪精衛口裏的蔣介石

一

我們總不敢說蔣中正必會做到袁世凱，但是有什麼方法可以証明他必不會做到袁世凱呢？請看過去的事實：（1）民國十八年時，蔣氏為消滅第二集團軍軍事上的便利，要求日本延期撤兵濟南。（2）民國十八年

(衛 精 汪)



冬，中俄之戰，蔣中正又簽訂喪辱國權的伯力協定。(3)最近把東北邊防軍盡調入關，使關外空虛，日軍得乘機入寇。這叫我們如何可以放心把責任由蔣中正照濟南慘案中東事件的樣子辦去？若果蔣中正是獨裁獨斷，忍辱投降，斷送東三省的主權，簽訂國民的賣身契，試問那時全國國民將若之何？

節錄汪精衛九月十八日中央國府紀念周報告

二

……不用說，當初釀成共禍，蔣中正要負責任，『中國革命須受第三國際指揮』的話，只他一個人說得出，『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開聯席會議』的提案，只有他一個人提得出。

見汪精衛在廣東國民政府演說詞

三

共產黨是要以一階級行獨裁政治，蔣中正是要以個人行獨裁政治。二者形式雖有不同，而其爲獨裁則一。爲什麼蔣中正在十六年春間，似乎是一個清黨的人物呢？原來不過欲易共產黨之階級獨裁爲蔣中正之個人獨裁便了，爲什麼蔣中正於十七年以後漸漸的變爲與共產黨聯合戰線而向民主政治進攻呢？因爲凡愛獨裁者，必惡民主，正如凡惡獨裁者必愛民主，蔣中正是認民主爲敵的，共產黨也是認民主爲敵的，所以聯合起來，向民主政治進攻，正是他們應有的策略

見汪精衛在國府成立六週年紀念大會演詞

四

蔣中正爲遂其個人獨裁之欲，不惜對外賣國；對內殃民，摧殘正氣，屠戮異己。

五

帝國主義之工具，在黨外固多，在黨內也有。雖然他的身子有了機會站在革命戰線上，然而他的心裏仍然潛伏着『好爲人上』的欲望。其實他不過利用這口號來成就國民革命，而所謂成就革命，其實又不過成就他一個人的功名……他覺得跟帝國主義那條路走，條條都是安富尊榮，很對他「好爲人上」的脾胃；而跟着『民衆』走，條條都是麻煩辛苦。那麼革命不過是他一時利用的手段。……其實何嘗是變節，只不過是現形便了。

十六年四月自撰演說

六

於是最近的將來，依然如過去的北洋軍閥一樣，新軍閥之大者蔣介石，把持他的中央，小者把持他所割據的小地方；對付革命民衆，捉拿革命黨人

的手段比北洋軍閥還要凶狠、巴結帝國主義、比北洋軍閥還要肉麻。將中國送入民窮財盡的陷坑裏去，比北洋軍閥還要加緊。唉！我也不忍再往下說了！

十六年四月自撰演說

七

我們只要看看事實，贛州，九江，安慶，上海，南京，廣州，福州各處已在蔣介石指揮之下大行屠殺，所屠殺的是農民工人商民學生婦女，所解散的是農會工會，這些人裏頭有許多不但不是共產黨人，而且不是國民黨人……然而民衆也罷，黨人也罷，都已被殺得血淋淋地分不出那些是民衆的血，那些是國民黨人的血，那些是共產黨人的血來了！

自從蔣介石創辦黃埔陸軍學校以來，民衆國民黨人共產黨人都拿自己的血來幫助他完成國民革命，做夢也不會想到蔣介石會將民衆國民黨人共產黨人

的血如此流法。

十六年四月自撰演說

八

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注目於國民革命之內部。蔣介石已被選擇爲吳佩孚之繼任者，而與張作霖共同致力於討赤了。於是贛州，九江，重慶，上海，南京，廣州，福州等處，在蔣介石指揮之下，大行屠殺。所屠殺的是黨員是民眾，其中工人也有，農民也有，商人也有，學生也有，婦女也有，都是以反共產爲理由，而加以屠殺。：這一場屠殺，使帝國主義者於驚心動魄之餘，而拍掌稱快。

九

(南華通訊社記者問)請恕直言先生此次討蔣，原爲護黨，然近日寧方紛

紛宣傳，謂閻是不要黨的，先生與之合作，護黨之義安在？願聞其說。（注
精衛答）當閻未發蒸電約蔣同時下野以來，未聞寧方謂閻不要黨也，一發蒸
電，則立刻謂閻不要黨矣，然則所謂不要黨，直不要蔣耳，而不要蔣在彼輩
視之，則以爲不要黨矣，人謂彼輩心目中「蔣即是黨，黨即是蔣」，觀於此益
信，我將套某種語調曰：「蔣外無黨」矣，汪氏語至此不禁失笑。（問）然則先
生此次與閻合作，即可達到護黨之目的歟？（答）吾人自四中全會以後，對蔣
已失望，然猶委曲求全，直至所謂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現，黨的名實俱亡
，吾人始不得已而宣言否認，蔣於此時，不惟無一點覺悟，反恃其兵力以摧
殘異己，激起黨內戰爭，吾人始再不得已而宣言討伐，獲黨之目的不僅在黨
統，尤在恢復黨的民主集權制度，俾能領導民主勢力，以根本消滅封建勢力
，然不幸馮軍敗於登臨，李張諸軍攻廣州未克，唐軍敗於駐馬店，在軍事上

不能不謂爲一大挫折，當此之際，蔣的反動勢力，將以爲莫予毒也已，及閻繼起，而蔣的反動勢力始日即於崩潰，至於黨統問題及恢復黨的革命性問題，此不能屬望於任何一人，當以大多數同志之努力如何爲斷。（問）蔣倒以後，最低限度之設施可得聞否？（答）全般設施不能於短話中盡之，然舉其大要者約有數端：（一）須注意於組織民衆，否則自國民會議，以至地方自治，皆成空談；（二）繼續進行廢除不平等條約；（三）保障人民生命財產自由；（四）財政公開；（五）重新厘定黨部與政府機關之權限；黨部處指導之地位，不可直接干涉行政，致演成兩重行政機關之惡現象；（六）不可以黨部代替民意機關，即在民衆團體中，亦祇能發生黨團作用。以上六條，所以特舉而出之者，因南京現在一切措置悉與此原則違反，而其一切罪惡即由違反此原則而發生滋長也。（問）尙有一事欲得先生解答，先生通電說明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倘係用總理制，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則所有代表皆依章選舉，由此證明第三次指派圈定代表至百分之八十以上之非法，一般同志多已瞭然，惟聞南京尚有人謂第二次中央執監各委員，係用圈定方法產生者，然否？（答）全非事實，當第二次大會將選舉中央各委員時，有代表數人提議，宜先之以介紹以期選舉得人，於是決議，凡代表連署十人以上，則得提出當選人名單，由主席團彙集此種名單印成一名冊，其人數數倍於委員名額，以之分發於各代表，聽各代表詳加考覈，然後在此名冊上，擇其所欲選舉之人，加以標識即以此名冊代選舉票，公推查票人若干人，公開檢點，以多數者當選，此種方法有三特色：（一）凡一人之見聞有限，集多數人之見聞，而加以考覈，則其選舉必更公允；（二）名冊祇是介紹性質，絕無強迫性質；（三）名冊有空白，選舉者如不以名冊上所開人名爲滿足，可在空白上填寫他人，絕非以名冊上之

人名爲限，如此則不足十人連署以提出名單者，亦未嘗使其選舉之自由；綜上三點，則當時選舉之周詳慎重爲何如，何能謂之用圈定方法產生乎！（問）有人謂近日于右任氏來見先生，商汪蔣合作，然否？（答）我可確實聲明，絕無此事。

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汪精衛對南華通訊社記者談話

胡漢民口裏的蔣介石

一

……黨的精神，寄託於主義與政策，南京蔣介石統治之措施，完全違反了黨的主義與政策，我便無從承認南京統治，還算是中國國民黨的統治，蔣迺諸人，還算是中國國民黨的同志！黨的民族主義，要求民族

（胡漢民 民漢）



獨立，蔣介石却去投降日本帝國主義，這是民族主義嗎？黨的民權主義，要求民權普遍，蔣介石却完全用軍閥專制，剝奪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一切自由，這是民權主義嗎？黨的民生主義，要求民生發展，但數年以來，蔣介石的政府橫徵暴歛，盡萃人民之膏血於內戰，經濟破產，民不聊生，這是民生主義嗎？南京蔣介石自己違反主義，還掛着黨的招牌，覬然以叛黨責閩，你們有羞惡之心，便不該說這樣的話。……

節錄 三民主義月刊第三卷二期「政治上之責任問題」（胡漢民）

二

……蔣介石的軍閥統治天天講負責，但絕不檢查其所負的責任，究竟是一種怎樣的責？「國難嚴重，我當負責」，難道蔣介石軍閥統治所負的責，是二國

之責？國尙未亡，故必須繼續負責，務使國亡而後已嗎？

在負責的意義之下，我們本不必說的那麼遠。簡單列舉些，則：

- (一) 講了一年多的長期抵抗，抵抗的成績何在？責任何在？
- (二) 講了二年多的依賴國聯，依賴的成績何在？責任何在？
- (三) 講了五年多的清勦共匪，勦共的成績何在？責任何在？

.....

三民主義月刊第三卷第一期「政治上之責任問題」（胡漢民）

三

.....假如說：南京蔣介石統治能負責，則南京統治所負的責，原來是如下

數端：

- (一) 負責成立淞滬協定。

(二)負責簽訂塘沽協定。

(三)負責實行親日，由親日而至於降日。

(四)負責舉借鉅債。——如棉麥借款五千萬金元等。

(五)負責消滅馮煥章領導的民衆抗日同盟軍，和方叔平吉世五諸將領的中華抗日救國軍。

結果，或者還須負責斷送了中國，才算盡了當局對於國家的責任。我們試問：南京統治口口聲聲說負責，到底所負的是一種怎樣的責呢？……

四

……我們可以注意下列數點：

(一) 整個南京統治，純粹是軍閥的統治。依附軍閥統治去討生活的，正如宋子文所說：是做狗，不是做人。自然也談不上有所謂負責。

(二) 如果軍閥所負的是責，這樣的責，是否應該繼續負下去？一千八百萬一月的軍事費用，是否中國財政所能負擔？

(三) 軍費擴大，就捍衛國家的觀點看，未嘗不可同情。但軍費擴了，這些軍隊，既不能抗日，又不能勦共，國民是否應該盡其汗血，繼續這殘民以逞的軍閥統治？

扼要的問題是：假如中國人不願滅亡，不願就此喪失其民族的生存，則這樣的軍閥統治，是無從容許其繼續負責的。因此，我對於軍閥的統治忠告，是

自殺或下野……

三民主義月刊第三卷第一期「政治上之責任問題」

五

……要解決時局，最簡要的辦法是負責者自殺。自殺不是苛論，而是的論。因為蔣介石等之措施，既已背叛主義，出賣民族利益，禍國殃民，在任何方面看，都應該愧悔到無地自容！國事敗壞至此，負責者能自殺以謝天下，這才是負責的真精神。我不敢小看蔣介石的人格，所以第一個希望，是希望其自殺。其次，不能自殺，亦須下野，引咎自罪，自數其誤黨誤國之罪惡，期國人予以自新之途。能如此，尚不失其爲光明與偉大。如果不自悔悟，一意戀棧，還天天造作口號來騙人，繼續實施其叛黨賣國政策，那我就無話可說了。我平生不能說假話，在今日嚴重的局勢之下，無論爲公，爲私，爲黨

，爲國，非負責者有真正的覺悟，自殺或下野，必無從挽救中國的劫運。

三民主義月刊第三卷第一期「政治上之責任問題」

六

……十八年三月，武漢事起，介石拉攏馮煥章，說是共同合作，給馮煥章位置了幾個部長委員之類，我當時即反對。後來馮煥章也反對南京了，閻百川沒有嚮應，又把閻百川委做陸海空軍副司令；趙戴文的監察院長，趙丕廉的內政部長，也因此有了着落。在這案沒有決定之先，組庵來找我，說出介石這樣的主張，並嘆氣道：『從前給馮煥章的，現在又可以給閻百川了，這種做來，怕不對吧！』我說：『何止不對，而且不該。』一天，介石來找我，把這事件徵詢我的意見。我詳陳利害，一力反對。但終於反對不來。這是行

政院的事，我也無從深問。到閻百川馮煥章都反對南京時。又去拉攏了張漢卿，做了陸海空軍副司令。十九年冬，漢卿到南京，大家歡喜得了不得，要簡某人做國府委員，又要簡某人做○○部部長。事先介石，李陶，稚暉一流人來說：『現在要與漢卿合作，非這樣辦不可。胡先生以爲如何？』我仍舊反對。我說：

『在一個政府的立場，不應該用這種拉攏湊合的卑劣手段。我們不能自己作鄭莊公，把人家當公叔段。在過去把這種手段施之於閻馮，我已經反對。現在施之於漢卿，我也當然反對。我以爲合作並不在分官職，國家的名器，也不應該這麼濫給人，而且是一個中央政府，在「中央」的意義之下，對於國內的任何人都談不到甚麼「合作」。』

『胡先生向來看功名權利之事，不是很平淡的嗎？何以對於幾個國府

委員和部長之類，竟這麼隆重起來？」介石站起身說：

「把功名權利之事看得平淡，這是我對於我自己。把國府委員和部長之類看得重，這是對於國家的名器。前者是個人的立場，後者是國家的立場，這其間，顯然不同。我不是無政府的標榜者，因此，看重國家看重政府，不肯隨個人好惡，把名器濫給人。尤其不能把國家名器，做拉攏私人的手段。我最痛恨的，是自己標榜無政府主義，而實際則熱中利祿，無所不致，標榜無政府，却濫竊政府名器，這類人，其心尤可誅。」

三民主義月刊第二卷第六期「革命過程中之幾件史實」

七

……有一次在中央黨部會議，議決了甚麼案。這案議決了，陳立夫說：『還得問問介石的意思。』這時介石在前方，我聽見立夫這麼說，先站起身，組

庵向來最圓通，大概也忍不住了，慨然說：『既然黨部的決議，還不能作准，又何必提出來？』有一次，我在中央黨部告訴立夫說：

『其實甚麼機關都可以不要，祇存一個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簡捷又經濟，這樣一實行，對於減少目前的財政恐慌，大概也不無小補！』

介石是不是什麼事都要聞問，我不得而知。但陳立夫陳果夫等，對任何事件，總說：『介石不知意思如何。』其實，既然有中央黨部，有國民政府，有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又有各院部會，事有專司，何可以某一個人的意思來掩蓋各機關。難道在政府黨部之外，又有一個太上政府和太上黨部，總持一切嗎？……

……中日關稅協定簽訂，立法院提出質問，介石在前方慌了，發電給人問：
『軍情緊急，胡先生這樣幹，是不是想推翻政府？』這人告訴了我，組庵也
這麼對我講。我說：

『簽訂法律案，不經立法院認可，是違法。王儒堂昏瞶糊塗，擅簽協定
，違許日本以利益，使關稅自主政策，大受打擊，就國家紀律說，應該
撤職查辦。提出質問，是立法院職責所在，我職責範圍內，我不能不問
，不能因為提出質問，就說想推翻政府。』

後來才知道這中日關稅協定，子文，儒堂諸人，預先商量定了。介石也同意
了，便不顧一切的鬼鬼祟祟和重光葵簽訂下來。其荒謬糊塗，與中東路交涉
如出一轍。……

三民主義月刊第二卷第六期「革命過程中之幾件史實」

九

……介石說：『胡先生，你反對我的約法嗎？』我不聽則已，一聽却動了氣了。我嚴厲的問：『你的約法嗎？你有你的約法給我反對嗎？』『開國民會議是一回事，訂約法又是一回事。我在立法院紀念週上公開演講：「遵依總理遺教召開國民會議」，這有錯誤嗎？不依總理遺教來召開國民會議，可以冒牌算總理主張的國民會議嗎？我在中央日報發表的談話，有誰敢說我不合總理的遺教嗎？……

三民主義月刊第二卷第六期「革命過程中之幾件史實」

十

……不過我要忠告你（蔣介石）：爲你個人計，約法並不能再增高你的聲價。

，反只能減低你的信用，做總司令，做主席，做行政院長，而國事至此！進一步說：你操縱一個國民會議，通過約法，再選舉你做總統，你能做得好，我也許可以相當贊成，但你萬不能懷疑我會和你爭總統，因此而以去我爲快。你要這麼存心，便沒有能認識我。其實，主席或總統，能值幾文一斤？我革命數十年，祇是愧對國民，愧對總理，真正是：『餘生猶在已堪慚，說不盡從來積慘！』……

三民主義月刊第二卷第六期革命過程中之幾件史實

孫科口裏的蔣介石

一

(孫科)



我們跟總理奔走革命時，蔣氏還在交易所。至於政治經濟，蔣氏也是絕對不懂的，他的經濟學不過是交易所的經濟學，是賄賂的經濟學。他的政治是貪污的政治。兄弟嘗說：『可惜蔣氏生遲了五十年，不然也或許可為創業之主』。但現在時勢已不同，他這一類的人，自不能存在這世界。所以我們深信能把他打倒，建立民主的政治。

在非常會議招待記者席上講

二

總理是天下為公的。但蔣氏却無事不私。今年紀念總理時，兄弟會發表談話，說總理的精神，是公誠忠恕，但蔣氏却無事不私偽奸詐。今日倒蔣的

目的，就是要掃除這私偽奸詐，實現總理的公誠忠恕的精神。深信倒蔣一定成功的。過去的軍閥，如袁世凱，如曹锟，如吳佩孚都給我們打倒。蔣氏現在的行爲，和他們一樣，何以不能打倒？我們深信樹起旗來，不出兵，就可以打倒蔣介石。

三

在非常會議招待記者席上講

：政治又如何？這三年來，蔣氏自言訓政，但發出公債已超過六萬萬。

比之袁世凱時代之三萬萬大借款，還來得要緊，其中除了由一千萬押得五百萬現金，算是賑災公債外，其餘都是用於延長內戰，排除異己的。南京政治成立不過四年，已發了六萬萬的公債，有預算沒有呢？政費是有預算限制的；軍費就絕無預算，隨時就可以下條子送錢來收買軍隊，所謂特別費。這些

特別費，財政部只有照支，從沒過問，也不必經審計局，現在宋子文已經成爲蔣氏的賬房，蔣要幾多，就有幾多。但政府決議的政費，是沒有的，要十萬至多支五萬，古應芬先生是文官處長，文官處是政府的一個機關，但向財部要經費也無結果。至於一般政治，蔣氏曾發表過許多言論，說要造成廉潔政府，說要修明內政。但結果言行不符，蔣氏之下，無一不是要錢的。雖然有監察，但在暴力之下，不能行使職權，所劾者，最多不過縣長之類罷了！

在非常會議招待記者席上講

四

不過我們要知道，自從革命北伐以後，幾年並未得到和平，而且連年內戰不已，這就是因爲蔣介石專政所致。我們知道本黨同志希望和平而不可得，就是因爲蔣介石獨裁的緣故。若果我們真正想和平，就非得把破壞和平的

蔣介石消滅不可，所以兄弟在香港和廣九站所說的話，就是這樣的意思。和平是我們的目的，倒蔣是我們的手段。兄弟這幾年來，在南京本來天天和蔣氏見面，但是覺得他種種都是爲他個人的；獨裁的淫威，一天一天暴露，弄到南京各同志作事，個個都沒精打采。兄弟在南京是有這樣思想。回想過去在廣東的時候，和同志親愛團結，奮勇向前，日以繼夜，忘懷辛苦，極其快感，北伐去到武漢也還是一樣的精神。但是一到南京，受着蔣介石獨夫的支配，前日那種奮勇的快感，就完全消失淨盡了。這是何等悲痛的一回事？近來南京在表面上看來，是有中央黨部，中央政府，中央黨部又有中央常會，政治會議，在國民政府又有行政會議，立法會議等，但是這種會議。對於黨國的問題，完全沒有討論。所討論的只那些無關重要無補於黨國的，只爲蔣介石個人問題。弄到政府財政種種不能公開，完全爲蔣氏個人所支配，我們

回想國民政府在南京已有三四年，而對於財政既沒有預算，也沒有決算，只爲供蔣氏個人揮霍，簡直是一手掩盡天下人之耳目。所設種種，只見與國人利益相違背，弄到國府變成爲蔣氏個人的私囊。這樣我們要任他幹下去，勢必至亡國滅種。

在廣州市黨部歡慶席上講

五.

我們要看革命的民衆，究竟要走那一條路呢？第一條路是向右急轉直到法西士蒂的路，蔣介石就是已經走的這條路了。他一面見得帝國主義有聯合進攻的企圖，一面驚駭民衆勢力之高漲。所以一面要和帝國主義和洋奴資產階級聯絡，一面要摧殘農工團體，殘殺共產黨員，想藉此來鞏固他的地位。

但是我們要知道，如果任令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經濟的基礎永久存在，

同時又壓迫農工使不能抬起頭來，則將來中國的政權必然的落在洋奴資產階級的手上，那末不獨是國家民族獨立自由之期望不能達到，各階級共治的民主政治不能實現，而一般窮苦農工的生計，也因爲還受列強政治經濟力的壓迫，仍不能得相當的改進。這是和三民主義背道而馳的。十六年七月論國民革命

陳公博口裏的蔣介石

一



(陳公博)

所謂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畢竟在蔣中正領導下的反動集團，用壓迫利誘卑鄙橫暴的手段，來指派和圈定，算是成功了。本來在革命破碎和反動開展之後，開這麼一個反動大會，並不是一件希奇

的事，聚集一般親族和秘書，指派圈定，咄嗟立辦，就是一年之內再開第四第五……以至第十次代表大會，尤其不是一件希奇的事。

所謂三全代表大會價值的佔量第二頁

二

蔣中正的個人，我們翻閱他自黃埔學校以至今日的演說，絕對是在黨義沒有確見，在政治沒有主張，本身既然沒有確定的人生觀，學問既然沒有根本的出發點，除了反革命的道路，他竟無路可走，除了模仿獨裁論，也無路可走。

所謂三全大會價值的佔量第二頁

蔣中正自民國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捕拿黨代表，追走汪精衛，心目中早沒

有黨。然而心目中只管無黨，招牌上不能不有黨，這是蔣中正異於昔日北洋軍閥的在此，蔣中正高明於北洋軍閥的也在此。但是招牌上的黨要怎樣才能形成呢？自然是以前個人爲中心，慢慢創造了。所謂三至大會價值的估量第二頁

四

蔣的地位那裏來的？固然黨已顯然分爲左右兩派，我們不能諱，也不必諱，左派固然反對蔣之違背總理遺教，就是右派也不完全贊同蔣之僭竊黨權。在北伐以前，蔣曾站在左派向右打擊，在北伐以後，蔣又拉攏右派向左反攻，不過這種是暫時策略，根本絕非長治久安之計。他目睹各地黨員不是直接的反對南京，就是間接的攻擊自己。如果忠實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誠如帝國主義機關字林西報所說『顯然的如果忠實選舉，勝利必歸左派。』要不開

三次大會嗎？大會實在已不能延期，要選舉代表嗎？本身政權斷然的就在三次大會沒落。

「所謂三全大會價值的估量」第二頁

五

蔣的地位在黨的立場已經動搖，唯一方法只有用政治手腕來鞏固將傾的政治柄，但是蔣兩年內的政治怎樣呢？大凡無論任何政府，我們要知牠鞏固不鞏固，先要問這個政府到底代表什麼。禁止罷工取消減二五田租加重苛稅雜捐等等，這不但不能代表農工小市民，並且連民族資本階級也在排除之例。南京政府代表農工嗎？不是。代表小市民嗎？不是。代表民族資本階級嗎？更不是。就南京政府本質觀察，狹義點說，代表蔣介石和他的親族，廣義點說，代表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土豪劣紳的大集團。自去年以來『軍事北伐，政

治南伐』和『南京政府，北京內閣』的批評，洋洋乎溢乎中外，到了現在，祇是更加擴大罷了。所以目前南京，已不是國民的政府，我們若替牠標榜，可以一用『賢人政治』的名詞，刻酷一點，簡直是『蔣氏皇政』的集體。

「所謂三全大會價值的估量」第十四頁

六

濟南的秘密協定，南京要求日本對於山東暫緩撤兵，和承認西原借款並接受西原餘款六千萬，這是國民和我們都不能對蔣中正饒恕，國民對蔣饒恕便失其爲國民，同志對蔣饒恕便失其爲同志。「所謂三全大會價值的估量」第十五頁

七

南京要求日本對於山東的暫緩撤兵，這一件事是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

自有歷史以來未有的奇恥，南京提出這個要求，我還在倫敦，電報傳來，即英國的輿論也極譁然。有些忠厚的批評，說中國自動要求日本暫緩撤兵，實替日本創造不少的機會；有些刻薄的嘲罵，竟說中國不堪造就，英國工黨當日爲英日向華出兵，曾不惜力竭聲嘶的爭辯，今竟由中國自己運動日本暫緩撤兵，可見中國民族不願自由獨立，孫總理的遺教僅爲紙上空談。

「所謂三全大會價值的估量」第十九頁

八

我們翻一翻中外歷史，只有外國軍隊駐在本國，本國要窮全國民之力，要求撤退，斷沒有外國要撤駐在本國的軍隊，本國政府反苦求暫緩，這恐怕是蔣中正所日日宣傳的『開外交新紀元』罷！所謂三全大會價值的估量第二十二頁

九

這種媚外賣國的外交，頑盲如滿清都不敢爲，而蔣中正爲之，卑劣如袁世凱都不敢爲，而蔣中正亦爲之，那麼批評蔣中正的，批評到這裏大可以不必批評了。後來我回到法國之後，見了一個路透通訊員，談起山東事件的協定，他說蔣介石爲什麼趕速而吃虧的解決濟案呢？因爲他要和漢口宣戰，恐怕馮桂聯盟，所以趕快把山東事件解決，讓山東的地盤給馮，拆散馮桂的軍事聯盟。後來爲什麼要日本暫緩撤兵呢？因爲武漢軍事解決得太快，已無予山東與馮的必要，而且想乘勝桂之後，一併解決馮玉祥。如果留日兵在山東，馮即不敢出兵隴海鐵路，那麼蔣要討馮，可用閻唐軍隊擊於北，蔣的部隊擊於南，側面西顧之憂，蔣可無慮。我聽了這話以後，倒無話可說，祇是心

裏想着蔣中正又要襲用剛毅的「寧送朋友不給家奴」的外交傳統政策了。

「所謂三全大會價值的估量」第二十三頁

十

西原借款的秘密承認，西原借款原爲段祺瑞時代賣國的借款，當時不特本黨反對，就是全國人民也不承認，現在蔣中正政府，居然以「承認每年在關稅項下撥還五百萬元償還無担保借款利息」爲第一步的默認，明白承認西原借款，並接受餘款六千萬爲進一步的確認。關於這項借款，可謂中日兩方目前均嚴守秘密，然而南京雖然秘密，但有幾點確據，是蔣中正不能否認的第一，去年年底的上海各大報在嚴密檢查之下，曾登載過南京政府承認西原借款的消息，並有新成立借款六千萬之傳說，南京政府始終沒有否認。南京

之不敢正式否認，一，恐日本不簽字於所謂關稅自主（其實所謂自主是根據華盛頓一九二四年會議的成案，與其美其名爲關稅自主，不如說是新關稅協定）。二，恐日本不交西原餘款六千萬，蔣即無以包辦三代會，和收買軍人和官僚。第二，本年三四月間上海銀行界曾明白通電反對承認西原借款，雖然遭所謂軍政機關的嚴斥，但金融的來往，可以瞞着普通國民，是瞞不了上海的銀行界的，日本銀團的支付，可以瞞着普通國民，也是瞞不了上海的銀行界的。第三，這次蔣桂戰爭，中國銀行團皆嚴守中立，不獨上海銀行的行長事前早托詞赴歐，就是中國銀行的行長也藉考察爲名，預備出走，明白說句話，這次蔣桂戰爭的內幕，還有不少日本正金紙幣在那裏活躍呵！

「所謂三全大會價值的估量」第二十四頁

十一

江浙閩贛皖（還在蔣桂戰爭以前）的財政，素來直隸於蔣中正支配之下，一切收入，又往那裏去？前幾天我還接了長江流域幾個高級將領的信說：『蔣中正毀黨反動，我們誓所反對，但他在上海儲蓄很不少的金錢，無一日不來收買我們的軍隊，他的錢的來源究竟在那裏呢？』我答覆他們說：『若要知道蔣中正錢的來源，只問問西原餘欵和那內債三萬多萬便能够了。』

「所謂三全大會價值的估量」第三十頁

十二

蔣在黨和政治都沒有立場，所以自任黃埔學校以來，都萃個人的全力在軍事方面，現在一般人的觀察，以爲蔣有點基礎也在軍事方面。可是我們要知道，軍事的目的是政治，政治的手段才是軍事，假使在黨在政治沒有立場，單數槍桿是維持不了蔣政府本身的存在的，在未北伐以前，蔣能底定東江，

因為蔣還是受黨的指導；北伐以後能以迅速的時期統一長江，因為各軍都受黨的指導；四中會議以後最短時期克復北京，因為蔣還利用黨的招牌來號召一切。自五中會議，蔣篡奪黨權的痕迹漸漸顯露，於是全國軍事，遂不能統一，不但不能統一而且還要破裂，破裂之不已還要四起戰爭。第一的裂痕就是蔣桂的戰爭，第二裂痕就是馮部的突起，第三裂痕就是馮閻的合作，以後我還相信國內還有不少的反蔣鬥爭。所以前次中國的統一是統一於黨，後此中國的分裂是分裂於蔣。目前蔣的行動，有兩個根本政策，第一個是放棄北部經營南方，第二個是建樹嫡系排除異己。自從桂敗馮退，蔣想第一着利用閩百川來解決馮煥章，第二着想利用張學良來抑制閩百川，但是馮閻成立諒解以後，蔣中正北京之行已絕無意義，烘烘烈烈的討馮，一變而爲逐馮，倪倪心心的逐馮，再一變而爲留馮。全國討馮大會在南京取消通緝馮的命令之

下無形小產了，從前蔣中正宣言非討馮逐馮不可，接着又在南京紀念週演說「在第二集團編遣未完以前，我不準馮玉祥走了」。將來情況再一變動，恐怕蔣更宣言『我要命令馮玉祥回到軍隊了』。北方連積之勢已成，蔣於是不能不放棄北部經營南方，我們要知蔣這個政策還是被動而非自動的。

十三

自總理逝世以後，蔣已括黃埔學校爲己有，從前黃埔的官長是由中央黨部任命的，自後變爲校長任命了；從前黃埔的政治部，是由中央黨部委派的，自後變爲校長曹屬了；從前黃埔命令是由黨代表副署，自後變爲校長獨署了，十六年三月二十日之變，黨的軍事委員會消滅了，黨的政治訓練部完結了。至北伐以後甚至國民政府各部皆要欵署於總司令部，一切黨部皆要隸屬

於總司令部，如果要算舊賬，真是罄南山之竹不足以書。

「所謂三全大會價值的估量」第二十四頁

十四

滿清之倒，倒在政府貪污，北洋軍閥之倒，也倒在貪污，蔣中正最近之倒，也倒在貪污。

「所謂三全代表大會價值的估量」第三十五頁

李宗仁口裏的蔣介石

一



我們須知道：要抵抗日本的侵略，就首先要把革命運動的障礙實行剷除；要抵抗外侮，就要先除國賊。現在我們的國賊是誰呢？就是蔣中正——蔣中正是全國國民的公敵，我們須要認識清楚，將蔣中正來剷除。

(李宗仁)

，才可以抵禦外侮！從前蔣中正是利用江西的共產黨，說什麼中央在剿滅共產黨的時候，如果有人違反中央，就是幫助共產黨，其實在那個時候，蔣中正是在暗中容縱共產黨的滋長和活動。現在蔣中正又利用外交緊迫，以移轉國人視線；說什麼在外交緊迫，反對中央，就是不愛國。若果我們不將此番說話，分析清楚，就很容易使觀念發生錯誤，

中央紀念週報告詞

二

我們想想，民十五的北伐武裝同志，只知爲本黨主義而犧牲，不問敵人的勢力如何，不計成敗利鈍，絕無畏縮。與軍閥苦鬥肉搏，死傷枕藉，流血成河，然而結果得到什麼？同時全國民衆，在北洋軍閥的鐵蹄踐踏之下，渴望本黨革命努力速把軍閥肅清，拯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極力幫助我

們，使革命進行順利。但結果却不過是造成蔣中正個人的獨裁政治！造成比以前北洋軍閥的罪惡有過之無不及的蔣中正之壓迫。所以今日我們在紀念當中，我們後死同志應該下一決心，繼續總理的精神，踏着北伐犧牲的先烈的血跡，去打倒蔣中正！

北伐醫師五週年紀念演講詞

馮玉祥口裏的蔣介石



比年以來，黨國不幸，變亂迭乘，國幾不國。

推源禍始，則蔣中正實爲厲階。其所以致此者，雖爲惡多端，擢髮難數。而醞釀偽三全大會，蹂躪民主精神，則尤禍之所由烈。便一人之私，釀無窮之

禍。……玉祥前後兩次入寧，周旋五閱月，親見蔣氏種種乖謬。公論私談之間，無一字一言不力加規勸。在玉祥本以至誠，輔翼蔣氏，欲其爲造成全國統一之人才，協之以救吾民族耳。乃蔣氏剛愎性成，濟以陰險，在我盡忠益切，在彼猜忌益深，以此玉祥無一日不在危疑震撼之中，……迨其悍然指派代表，造成僞三全大會，由是挾黨以欺國民，傾害有加，誅鋤異己，公行賂賄，蔑棄民生，製造匪徒，喪權媚外，種種之罪惡，因之以起。……蔣氏怙惡不悛，弄權賣國，摧殘同胞之心，益復猖獗。……剝削國民脂膏，以供私黨揮霍，使無辜之民，輾轉溝壑，而不肯稍加垂憐，乃復購買大批軍火，殘殺國人，喪心病狂至是極矣。不謂輕挑外蒙，假手異族，陵害國人，稍有人心，誰忍出此。數省災黎，人至相食，而不肯謀一拯救。乃又廣買土匪，布諸全國，焚殺良民。近月以來，陝甘兩省，大股土匪，到處焚掠，凡經被

掠之人，周身悉塊鐵焰。迨軍隊拘獲匪首，其身邊皆帶有委任狀，乃煌煌全國主席蔣中正所頒發，至有數十路之多。此則蔣氏時時藉口受國委託，實則窮凶極惡，雖漢之赤眉，唐之黃巢，明末之李自成張獻忠無以逾此矣。此而不討，何顏以對國人。

〔馮玉祥就職宣言〕見十九年四月四日大公報

閻錫山口裏的蔣介石

一

黨國不幸，三全大會指定過半數之代表，致使黨權高於一切之黨，變而爲蔣氏一人之化身。專制獨裁，爲所欲爲，而政治上之一切錯誤，其責任悉歸之於黨。以致賄賂公行，國人不敢詰責；土匪遍國，政府

(山錫閻)



不加過問；籌巨款，借巨債，無非成全其篡竊之具；張撻伐，行暗殺，無非私張其篡竊之威。黨不黨矣！政不政矣！國不國矣！民不聊生矣！猶復迫我以武力，助其鏟鋤異己。……古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全國人必起而討伐之；今有挾黨部以作威福者，全國人亦當起而討伐之，願吾國人共起圖之！

閻錫山就海陸空軍總司令通電

二

蔣氏篡黨竊政，舉國憤慨。本總司令徇民衆之請求，黨員之敦促，不得已行師討伐，奠定黨國……

閻錫山發軍用票所附通知書

三

文（十二）晚蔣軍用大批毒瓦斯彈向我射擊，……人民死傷甚夥……文（

(十二日)萬餘潰回之敵，亦均被敵方督戰隊以機關槍掃射，全數擊斃。是可爲孰不可爲？是可忍孰不可忍？查國際戰爭，對於毒氣之使用，尙懸爲禁約，今蔣於國內戰爭，不惜以毒氣爲殘殺同胞之利器，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爲孰不可爲？以如此狠毒施於內戰，我惟有退避三舍，以救民命……。

「閻錫山通電」國聞週報第七卷第三十七期

陳濟棠口裏的蔣介石



蔣介石想把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做他的工具，以欺騙民衆，來造成他個人的獨裁制度。這樣三民主義還可以實現嗎？我們要保持總理數十年辛苦苦創造的三民主義底中國，和保持我們廣東策源地

(陳濟棠)

的光榮歷史，我們就應澈底覺悟，非把蔣介石推倒不可。……我們回想到袁世凱因獨裁而弄到中國經十餘年之混亂。蔣中正現在實行獨裁，不肯接受彈劾，兄弟相信他蹂躪中國比袁世凱爲尤甚。所以我們現在既知道蔣中正是破壞黨國的紀律，就應一心一德，不論黨政軍各同志，或民衆團體，均一致聯合起來，站在一條戰線上，不怕所謂武力壓迫，也不受金錢利用，更不畏難，不苟安，誓死力抗，我們看蔣中正自受任以來，政治比滿清還腐敗；不但談不上政治修明，就是財政種種也極糊混，只以剝削爲手段，弄到民不聊生的種種痛苦。根究起來，就是蔣中正所給與我們的，就是蔣中正想爲個人獨裁而造成的，所以現在我們爲要解除人民痛苦，救中國，救全世界，就非打倒蔣介石的獨裁制度不可。……

陳濟棠古應芬馬超俊等二十二人口裏的蔣介石

(馬超俊俊)



自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統一中國以來，固已有實行本黨主義以造福於國家及人民之機會，乃爲執事斷送都盡。人民之失望與怨毒，於達極點，爲同志

者忍無可忍，始奮然以抗執事，屈指計之，自十八以

來，國內所有戰爭，皆由對執事一人而起。……

「致蔣電」見吳稚暉憶坡談

陳銘樞李濟深蔣光鼐蔡廷楷口裏的蔣介石

(李濟深濟)



(蔣光鼐光)



(劉紀文)



劉紀文口裏的蔣介石

憤。塘沽協定以來，其媚日殘民，益趨露骨，潘威暴戾，民氣銷沉……

三民主義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陳銘樞等與胡漢民陳濟棠等電」十一月十九日

遠的積本黨同志四十餘年的奮鬥，近的自興師北伐以至統一全國，不知犧牲了幾多金錢，流盡了幾多熱血，無非欲造成民有民治民享，莊嚴燦爛的中華民國。乃積無數之犧牲，只爲蔣中正個人所攘奪。爲完成他獨裁專制的迷夢，不惜倒行逆施。試問蔣氏數年的設施，只顧窮兵黩武，有那樣是遵照總理遺訓去作過？口講總理，心背總理的蔣氏，不

過藉總理的大名，利用總理的令人景仰，而實行其只知有己，不要黨國的主張罷了。

五月十一日在省市黨部聯合紀念週演說

劉文輝口裏的蔣介石

(譯文劉)



……自我公秉軸以來，私黨盈廷，僉任居要；事權專攬，賄賂公行。私製三全大會而黨紀亡；迫害邦國元勳，而人理絕。凡此日騰民口之責詬，豈皆悉是政敵之讒言。每念鮮終之箴，未嘗不爲深惜。顧我公怙其武力龐大，莫肯恤乎人言。……

「劉文輝致蔣介石電」 國聞週報第七卷第二十七期

唐生智口裏的蔣介石

一

(智生唐)



黨員與軍人之恥何極？……

「通電」國聞週報第四卷第三十三期

蔣中正謀叛，而黨紀陵替。共產黨繼亂，而國本動搖。北伐之師，及河而返；江楚之民，仰天而泣。

延長中原之禍亂，擾亂後方之安寧。破壞革命之連合戰線；危害國家之歷史基礎。蔣逆與共賊之罪維均，

總理逝世，中正在粵，以黨校爲私人厚植勢力之場；惟懼有失共產黨徒之歡心，縱容結合，無所不至。且謂中國國民革命，須受第三國際之指揮，

二

以自同於共產黨。及其羽黨已成，支配慾大，逐黨與政府領袖而自爲主席；飾其詞曰：吾所以制裁共黨也。長沙既克，中正由粵入湘，及鄂，共產黨徒與俱。其時黨權軍權政權，操於中正一人之手，以軍治黨，以黨竊政。兩湖黨務，皆中正主之，共產黨徒遍佈要津。

〔通電〕國聞週報第四卷第三十三期

三

推源禍始，不得不痛恨於蔣中正之營私誤國也，武漢克復，中央遷鄂，未經政治會議公決，中正亦曾贊成，因其跋扈專橫，中央稍加裁抑，乃以反共爲名，叛黨抗命，中央不得已而削其黨籍，免其官職。復於南京自立政府，擅開會議，屠殺異己；狠目反共，投降帝國主義及最後軍閥，恬不知恥。三民主義，早成得魚之釜。民主集權，惟見獨裁之制，個人勢力以外，中正

何知有黨，逆迹既彰，中央尙冀其激發天良、不即致討。而命第四方面軍繼續北伐。中正喪心病狂，竟電阻山西出師；陰令楊森東犯，斷絕滻漢交通，封鎖湘鄂經濟，截留我軍藥品，使我傷兵痛楚加劇，軍民生活維艱。長江各省之痛苦，皆中正所造成。……

〔「通電」國聞週報第四卷第三十三期〕

四

蔣賊不除，內亂不已。聞公欲以去國求和平，竊恐適得其反。蔣對救國力量，嘗利用重心動搖時，多方施其威福利誘之伎倆……

〔「致閻錫山電」民國十九年三月〕

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口裏的蒋介石

蔣氏禍國，婪索商民。自當政以來，未及三載，發行公債見於公報者，

數逾四萬萬三千餘元；其各項秘密借款，尙不知凡幾。以國民錦織血汗之資，供個人泥沙揮霍之用。發行抵押，則虧折多寡在所不計。交易作價，則輒轉操縱，惟便私圖。近復派銷公債二千四百萬元，加重人民負擔，而延長國內戰爭。害國病民，有加無已。」——「開源禁銷軍債券電」國聞週報第七卷第二十一期

鹿鍾麟口裏的蔣介石

一



(鹿鍾麟)

先生根本錯誤，在以總理自居，而事事反其道而行之。一般人不見總理，遂以冒總理者爲總理。人見往者總理如彼，今日之自居總理者如此，故令國人對於總理鼓舞信仰之心，一變而爲冷靜絕望之態。是先

生大有負於總理也。國人側目而視，重足而立者，此其一。

先生不識黨爲何物，而據以爲私有，既使自身與黨國不分，又使個人之權與黨權無別；以個人支配本黨，直視黨爲御用品。口含天憲，爲所欲爲。凡屬忠實黨員，悉遭攘斥，黃鐘毀棄，瓦缶雷鳴。是先生朕卽國家之心理，大有負於本黨也。國人側目而視，重足而立者，此其二。

北伐完成，乃全國革命同志流血奮鬥，全國民衆絕大犧牲，所得之結果，豈一手一足之力？先生則顧盼自雄，攘爲己功。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貪天之功，已爲己力，人其謂之何。年來亂源，皆基於此。此先生英雄思想所以自誤誤國也，國人側目而視，重足而立者，此其三。

黨中元老，所宜終始推誠，共商國是者也。先生對之，用則招來，厭則揮去；事急相求，則蒲車之迎，醴酒之設，惟恐不當其意；事過境遷，則門

前冷落，殆可羅雀，轉瞬避之若浼。在先生固以左右皆宜，自鳴得意，然炎涼事態，幻若秋雲，在當之者，含垢俯仰，情何以堪？怨毒之於人者深，終成孤立獨夫之始。國人側目而視，重足而立者，此其四。

同奉三民主義，同爲總理信徒，乃先生排除異己，不遺餘力。對於忠實同志，開除通緝，日有所聞。逮浦殘害，益肆陰謀。結納亡命刺客，以作亡命爪牙，雍正血滴子之故伎，復見於今。同爲革命軍隊，同屬黨國干城，乃先生概與仇視，悉加芟夷，非誣爲封建勢力，即指爲割據團體，窮兵黷武，殆無寧時。醢信烹越，漢高之誅鋤堪擬；烏喙長頸，勾踐之陰慘何殊。先生以爲不如此不足以消滅革命，集權一身，故毒病海內而弗恤。國人側目而視，重足而立者，此其五。

同爲民國疆土，同爲民國人民，乃豫陝甘連年荒旱，遍地哀鴻，先生充

耳不聞，視同殊域。中外義賑糧欵，悉予勒塞，呼號籲請，百無一應。尤可異者，如陝甘，如青海察綏，土匪猖獗，肆行搶掠焚殺，乃搜獲其委狀文件，皆出自總攬統治權之國府主席。先生曾高唱三民主義，願利用土匪，不惜西北民衆之慘死，然猶以爲未足也。尤復利用外交，不惜東北主權之喪失，利用操縱挑撥；不惜東南之戰禍彌漫，國危民困，莫不受賜於先生。論者謂好話爲先生說完，而壞事爲先生做盡。國人側目而視，重足而立者，此其六……。

「致蔣介石函」民國十九年四月七日大公報

二

慨自蔣氏禍國，海內騷然。各方問罪之師，前仆後繼。殘民以逞，凶燄益張，一夫橫行，全國同憤。……禍國殃民，蔣氏實獨負其責，義師所加，

亦惟獨夫一人。以討賊爲目的，以救黨國救人民爲主張。但知盡我天職，毫無權利思想。使蔣能朝去，而夕可罷兵，回想年來蔣氏外假三民主義之名，內實以黨皇帝自居，驕奢淫佚，暴戾專橫，挑撥內戰，排除異己，摧殘革命，濫發公債，扣留賑糧，傷天害理，苦我商民。同在青天白日旗幟下，同爲黨軍，而互相肉搏。傷亡者，何莫非我武裝同志。同奉三民主義，同爲黨員，而開除逮捕。殘害者，何莫非總理信徒。同爲中華民國人民，而橫被剝削；甚至遭旱災而餓死，遇兵禍而傷亡。死亡者，何莫非蔣氏倒施逆行所致。是善言爲其說完，而惡事爲其做盡。凡我國人，疾首痛心，已非一日……蔣氏罪貫滿盈，自絕於黨國人民。我武裝同志，出生入死，爲革命而流血，所得之國家，將斷送於蔣氏一人之手。……蔣氏黨國罪魁，人民蠹賊。蔣氏不除，黨國日危，人民日苦。故爲一勞永逸計，不得不忍痛一時；殆所謂：

毒蛇在手，壯士斷腕者也。……

鹿鍾麟通電國聞週報第七卷第十七期

三

蔣氏篡黨禍國，薄海同仇。益復驥武窮兵，怙惡不悛。挑撥外交，喪權辱國。慶父不除，國難未已。……

「鹿鍾麟等促遼張就職電」國聞週報第七卷第十七期

鹿鍾麟商震黃紹雄白崇禧等六十一將領口中之蔣介石

(震 商)



(雄 紹 黃)



(崇 白)



蔣氏禍國殃民，薄海同憤，羣起義師，大張撻伐，使獨夫稍加悔悟，宜如何翻然改圖？乃日暮除窮，倒行逆施；益有出於意料之外者，頃據確報，蔣擬在滬發行捲烟公債二千四百萬元，以充戰費；希圖頑抗義軍，苟延殘喘，以此怙亂不悛，殘民以逞；日肆陰謀，有加無已……

鹿鍾麟商震黃紹雄劉郁芬白崇禧等六十一將領通電警告上海財團

陳友仁口裏的蔣介石

蔣介石對於東三省事件，原一貫主張其消極不抵抗政策；故錦州失陷，而中國軍隊且全部撤退於關內，外交問題至是乃愈陷於困難。……對日絕交政策事實，爲蔣氏歷來所反對。觀其最近發表對日問題之演講，以對日絕交爲中國之絕路。其論斷之堅決，並無磋商之餘地。……更無



(陳友仁)

異明示日本軍閥，中國決始終無抵抗，汝欲如何斯如何矣。蔣氏對於絕交問題之此種態度，實爲其消極不抵抗政策之理論的結果。而對於目前日人在滬事件之影響所關實非淺鮮。余敢警告國人，蔣氏此種消極政策？如更進一步，難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對於全國人民爲日人暴行而起之抗日救國運動，如以武力之壓迫。蔣氏至今實力猶存，而其反余之外交主張，又若是其堅決，此余所以不能不卽日辭職以謝國人云。廿二年一月廿五日陳友仁發表之辭職談話

鄒魯口裏的蔣介石

河南某同志對於介石，極具同情；特到粵晤介石，調查粵情。及歸告人曰：「介石非共產黨，當然不致忠於共產黨，但亦非忠於國民黨者。其用人不論共產黨國民黨，非共產黨非國民黨，能擁己者則容納，不



能擁己者則排拒之。介石種種翻雲覆雨，不過欲造自己勢力而已，近來靜江告鐵城云：總理爲生成之領袖，介石則當造成其領袖。河南某同志之評介石，或有過酷；然證以靜江之言，則介石之對於共產黨，高下由已，而不爲黨國根本計，安見其不爲領袖之毒所中耶。

謝持鄒魯口中之蔣介石

鄒魯覆南昌一局志



概自十七年以來，蔣介石攫黨國之權，肆獨夫之慾。對外喪權肇禍，對內驥武殃民。假訓政恣其專橫，借黨治以爲其掩護。怙惡不悛，凶鋒四扇，舉國騷然，不可終日。……

(持 謝)

覃振口裏的蔣介石

一

(振覃)



我們爲破碎的國家着想，今日之來，乃希望（
張學良）君爲國家挽回頽運，並願以友誼助君，共
同把國家弄好。南京的共黨，如火燎原，甚至公然
佔領省城；北方潛伏的隱患，亦在不少。蔣介石縱
共殃民，尙能成爲政府嗎？此次長沙事變，外國人在長沙城外放炮數小時；
雖說是打共黨，然燒的打的，究是中國地方人民。就國家人民言，就國權言
，則實可謂蔣介石政府最大恥辱，也是我們大家的恥辱。我們此時宜趕緊組
織政府，以救人民於倒懸。……

二

我親愛的全體武裝同志，這幾個月來，剛毅勇敢的把救黨救國救民的萬鈞擔子負起來，不惜巨大的犧牲，和叛黨賣國的蔣中正作殊死戰。

我們的口號是：爲救黨救民而討蔣，叛黨賣國的蔣中正是民衆唯一的敵人。

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羣振勞軍

經亨頤口裏的蔣介石

蔣介石的罪惡，罄竹難書。蔣是浙江人，我也是浙江人，並非要和他認同鄉；因爲他曾說這次粵變，是廣東人與浙江人之爭；我何以在廣州，至少可以證明他無聊的區域小見，不足以動人的。我也不必說浙江生了這個東西對不起全國；這全國的不幸，用不着我們浙江人來負責。要之浙江人反蔣

，無論黨員非黨員，據我所知，比外省更多就是了。我聽得一個浙江人罵他；為什麼浙江人的面子不顧啊！這真是代表浙江人書獸子的話，他那裏管別人的面子，還有什麼浙江不浙江。又罵他沒人格，沒有道德；他竟是浪漫的窮極的說，什麼人格不人格，道德不道德，政治上本不講人格道德。我極普通地罵他一句，也是很中肯的；他不知道革命！但他一定不承認，他不是天天以革命二字作招牌的嗎？並且指我們爲反革命。他以娶宋美齡爲可以安心革命，我們沒有娶宋美齡，所以成爲反革命，他說有美滿的家庭，方可革命。當時就有人說：你有了皇后就可以做皇帝。所以他便把如何可以作皇帝和革命兩風馬牛的觀念合在一起。結果排除異己，就算唯一的革命；誰都知道這是和革命眞諦相去萬萬。

孫殿英萬選才劉春榮等口裏的蔣介石

(英駁孫)



蔣氏專政，禍亂頻仍；黨紀凌喪，政綱日墮，甚且挑動對俄外交，引俄入寇。不惜禍我邊疆。承認不當借款，飲鴆止渴，惟求利已餘潤。以致造成今日之糾紛混亂，莫可究詰。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十九年三月二十日響應聯軍總司令電

石友三口裏的蔣介石

蔣氏私心自用，惡焰兇張……變本加厲，極盡賄買挑唆，必使兵連禍結，以圖一逞；盡殺革命同志而後快。……

十九年三月二十日響應聯軍總司令電

(三友石)



武漢國民政府中人口裏的蔣介石

自十五年春間，蔣中正以兵力脅制中央執行委員會，黨的威權，已無形墮落。及其爲國民革命總司令，則軍政，民政，財政大權，悉集於其一身；取舍予奪，爲所欲爲。一切命令，祇有蔣中正個人的意思，而無所謂黨的決議。及其在南京僭竊以後，脫離中央之羈絆，益復橫行無忌。且蔣中正既目無中央，則不能禁其所部不起而效尤。於是其所部各軍。互以勢力，相爲雄長，所謂民政，財政，皆在軍人肘腋之下。雖猶冒國民革命軍之名，然其爲，固已同於軍閥。

（節錄武漢國民政府宣言國聞週報第四卷第三十一期）

擴大會議中人口裏的蔣介石

……蔣中正背叛黨義，纂竊政權。本黨組織爲民主集中制度，蔣則變爲個

人獨裁。僞三次代表大會，指派圈定之代表，數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黨目的在扶植民主政治，蔣則託名訓政，以行專制；人民公私權利，剝奪無餘；甚至生命財產自由，一無保障。以致黨既不黨，國亦不國。去歲以來，分崩離析之禍，皆由此釀成。蔣不惟不悛，且方以摧殘異己，屠戮無辜為快心之具。綜其罪惡，實不容誅。同人等痛心疾首，誓為本黨去此敗類，為國民去一蠹賊。……

見國聞週報第七卷廿二期擴大會議發起時聯名宣言

……蔣逆中正用不正當手段，破壞團結之黨，以攫黨政之權。本會曾經迭次宣言，予以否認。乃蔣氏終無覺悟，借本黨之名；肆個人之慾，一切行為，實違反本黨主義；一切用人，悉屬自己爪牙。以致對外則喪權肇禍；對內則殘民害衆。更於十八年春開其私造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復張皇軍事，劫持異己，殆無虛日。中經閻馮兩同志，委婉勸告，蔣逆不惟不聽，反欲肆

其兇鋒荼毒天下。……。

見國聞週報第七卷第廿二期擴大會議發起時在潭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宣言

蔣逆中正叛黨之罪，擢髮難數。其最大者，就黨之實質上，則盡棄總理所遺留之主義及政策；對外斷送國權，對內則戕賊民衆。就黨之形式上，則盡毀民主集權制度，造成個人獨裁；更不恤以指派圈定法，製造所謂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遂其壟斷之慾。馴至黨內分崩離析，禍亂相尋，迄無甯日。最近閻馮諸同志，呼籲和平；而蔣逆悍然不顧，必欲窮兵黷武，盡除異己而後快。……

見國聞週報第七卷第廿二期擴大會議發起時在粵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宣言

黨國分崩離析，罪在蔣逆一人……蔣逆賦性殘酷，醉心專制，欲以個人武力，保障其獨裁系統。頻年內戰，皆由彼利心造成，利慾薰心，靜言不

聽；方今全國討逆，彼猶竭力負隅，北犯豫魯，盡調守土之兵；南侵湘粵，屢肇燒殺之慘。喪心病狂，至於此極。非以武力制裁，決不足以去此兇殘。

見國聞週報第七卷第三十七期擴大會議促四川出兵電

蔣中正獨裁。革命青年，被新軍閥藉肅清其黨之名，而屠殺無數。革命領袖，又復被迫而奔波海外。自此黨失重心，黨員無所適從；民衆之痛苦並深，對黨之信仰全失。洎蔣中正製造御用之三全大會後，黨是愈不堪問矣。

太原各縣市黨部聯合辦事處十九年三月通電

非常會議口裏的蔣介石

然自十八年間，蔣中正厲行獨裁，激起內戰（武漢之役，利用余作柏李明瑞輩以取勝；遂以共產黨之禍移於廣西。馴至十九年春，龍州一舉，赤禍

滋蔓，苟非廣西武裝同志以巨大之犧牲，從事掃蕩，則其流毒，有不忍言者。此我兩廣人民所刻目憮心而不能一日忘記者也。共產餘孽之嘯聚江西，其始不過千數百人耳；稍加撻伐，即可蕩平。自蔣中正厲行獨裁以來，視全國爲其私產，視江浙皖贛諸省，尤爲其私人範圍，故對於贛省共禍，舍蔣中正自任攻勦外，他人莫能越俎。然蔣中正以厲行獨裁之故，視守正不阿之同志，及抗節不回之軍隊，爲不使其私圖，於是作戰之目標，不在於共禍，而惟在於異己之勢力。自民國十八年以來，國內戰爭，綿亘不絕；國民革命軍人之血，以蔣中正一人之故，遍洒於珠江長江黃河三大流域。而贛中共匪，遂得以坐大。……蔣中正所謂圍剿，仍不外驅異己軍隊，置之前敵，而以心腹軍隊，潛躡其後。……

蓋蔣逆歷來之勾通共匪，藉寇自重，久已予人以共見；邵力子周佛海等；皆首要共匪，而在蔣逆軍幕任機要，爲蔣之心腹。赤匪首李明瑞爲蔣逆之愛將；禍蠻禍湘，皆秉承蔣逆之意旨。而蔣逆乃敢架誣謂我粵方與共匪勾結；且將由嘉應接濟共匪以鉅額子彈，將誰欺乎？不甯唯是，數年來跳梁於粵桂，軍隊痛剽，乃潰竄蠻閩等省；其時匪軍僅存數千人，及殘餘之槍械數百而已；使蔣逆果有勦共之誠意，則不難一舉而捕滅之。詎知藉寇自重之蔣逆，反以共匪之存在爲有利於其私，故一面使邵力子秘密授匪以機宜；一面使異己之軍隊與匪軍作戰，而故斬其鈞械，致圍攻共匪之軍隊數覆，而共匪出是日熾。蔣逆已假共以鋤除異己之軍隊，復資以數萬桿槍枝。

第一章 蘭園裏人口裏的蔣介石

第二章 蔣介石的言論

、蔣介石擁共反共的言論

一，蔣介石擁護共產的言論

(一)

……我們中國革命是不是世界革命一部份的事情。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決定，我想大家一定承認的。誰都不能否認的。除了現在中國的一班落後的智識份子和國家主義派之外，稍有點革命常識的人，就一定都曉得中國國民革命便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

(石介蔣)

民國十五年六月七日軍校紀念日演說詞

(二)

……現在要統一世界革命的時候，除了第三國際以外，還有那一個機關，能統一世界革命的指揮！所以我認定我們中國國民革命要確定現在能够統一世界革命的指揮的，只有第三國際！……

(三)

民國十五年六月七日軍校紀念日講演詞

……我(蔣介石)以爲現在革命情形，有利於三民主義的，亦必有利於共產主義。所以我們不但是於三民主義無益的事不能做，就是於共產主義無益的事，亦决不能做的。所以我說反共產主義，就是反三民主義的口號。……

民國十五年五月對全體黨代表演說詞

(四)

……我（蔣介石）認爲實行三民主義，就是實行共產主義；如果他想污衊總理，那就是他污衊馬克思列寧一樣的。並且無意之間，做了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他尊重總理，就是他能尊重馬克思列寧。我是總理的信徒，但是我對於馬克斯列寧敬仰之心，或是比共產黨還要實在，這是出於自然之心，不能絲毫勉強的。……

(五)

民國十五年五月對全體黨代表演說詞

……今天我們所以能在油頭與各位同志開這樣的聯歡盛會，原因在什麼地方？爲什麼去年和前年不來，恰恰今年才成立了國民革命軍，就能完全克復潮梅，來到油頭？這種迅速的進步，可以說完全是從我們總理實行中俄聯合

的一點成效。……蘇俄同志不來指導我們革命的方法，恐怕國民革命軍至今還不能發生。我們今天能够消滅叛逆。達到這個目的，大半可說是蘇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國際的實力，與其革命的使命起來以至誠與本黨合作，幫助我們中國。……

(六)

……現在有人說：我們中國革命黨，受俄國的人指揮。在他說的人的用意，以爲這句話，就可以誣蔑我們革命黨的一個最好的材料。我以爲作這樣想的人，好好的一方面說，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十九世紀以前的具有國家主義的英雄而已。然而他並不明白現時代是一個什麼時代。我們要曉得這種偏狹的思想，在數十年以前閉關時代來說，他還算是一個愛國的英雄，但在現在廿世紀時代就不行了。因爲現在中國問題，幾乎就是世界問題，若不具世界的

眼光。閉了門來革命，不聯合世界革命黨，不與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那麼與革命成功的路徑，南轔北轍，決無成功的希望。因爲中國革命，如不加入世界革命之內，不但不能成功，而且是沒有意義了。

蘇俄革命紀念在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宴會上演說

(七)

帝國主義者所造的謠言，最有力量，最能動人聽的一句話，就是說：『中國人不應受俄國人的指揮』我們且不講我們是否已受了俄國人的指揮，但我敢老實說，叫革命先進國蘇俄來指導我們中國的革命我們世界革命中的中國革命黨員，實是願意接受的而且應該接受的，去年總理將要北上的時候，對我不但是有面諭。而且是有手諭。總理的面諭，說是：「鮑羅廷同志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總要容納他的主張，你聽他的主張，要像聽

我的主張一個樣子才好」。現在總理死了，各位俄顧問對本黨的努力，仍然與總理在日一樣。以親愛的精神，以同志的資格，有事大家互相討論；求得眞理，誰的主張有道理，就是實行誰爲主張，並沒有一些勉强或遷就的事情。事實上蘇俄同志並非居在指揮的地位；不過我們以世界革命黨員自居也很願意受革命先進國同志的指揮。這並不是妄自非薄甘居人下的一件倒霉的事，實在是世界革命聯合被壓迫民族的戰線。……

蘇俄革命紀念在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宴會席上演說

(一八)

……並且應該明白，如果蘇俄同志，願意指揮我們革命，我們亦願受他們的指揮。不但不足爲恥，而且同列於世界革命黨員的地位，是一件人生最大的意義。……

蘇俄革命紀念日在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宴會席上演說

(九)

……總理在日，其主張與鮑羅廷同志的主張，完全相同。就是以我所見所聞的，總理與鮑同志的主張是或小的地方不同。而大的主張是如出一個人的意恩一樣的。……

(十)

蘇俄革命紀念在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宴會席上演說

……蘇俄同志這樣誠懇的來同我們合作，我們中國同志，不但不誠心接受，而且還要懷疑，豈不可怪嗎？歸納起來說一句話：我們接受革命先進國同志的指導，就是接受總理的指導，就是實行總理的遺囑，我們總理遺囑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句話大家不要輕忽過去了。……

蘇俄革命紀念在汕頭東征軍總指揮宴會席上演說

(十一)

……二年以來，我（蔣介石）對於共產同志，親愛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對共產主義，不但不反對，並且很贊成的；對於黨代表制度，我不僅是贊成；并且是我自己所首倡的。……

(十二)

民國十五年五月對全體黨代表演說詞

……我（蔣介石）對於我的學生，旁的話不敢說；但是一般學生都知道革命分子是要團結的，如果殺共產黨，無異於他自殺，這點理性是統統都能了解的。……

民國十五年五月對全體黨代表演說詞

二、蔣介石反對共產黨言論

(一)

……寄生在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蒙着國民黨的招牌，借著國民革命軍的掩護，處處擴張他們的勢力；運用他們的陰謀，實行他們的破壞恐怖政治。他們知道國民黨在政治上依著建國大綱建國方略，是有具體辦法的。所以利用官僚政客流氓暴徒浮囂少年，擅行生殺予奪之權。使我們政治上束手無策。他們知道國民黨是注重農工，對於社會經濟，是定有演進的程序。於是他們又利用那般人來挾制壓迫真正農工，一面排斥國民黨員參加農工運動；一面又以摧殘農工之名，來破壞國民黨。弄到農工利益毫無增進；農工痛苦日甚一日，以同歸於盡的手段，使中國社會經濟完全破產。談到教育，則智識的提高和普及，是他們利用羣衆的最大障礙。所以湖北省黨部有『讀書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口號，在他們統治的湖南湖北，教育幾乎全部破產。談到外交，則破壞我們國民黨首先單獨對付一國的策略，必要造

成帝國主義者目前一個堅固的聯合戰線，使中國處處皆敵，然後可以投入一個特殊團體，和特殊國家的圈套。至於我們的黨務，他們知道我們是『以黨治國』，為救中國唯一的出路。所以鑽進國民黨來擾亂我們的系統，離間我們的同志。利用我們的黨賊。一方面盜竊把持所謂中央機關；一方面用盡方法，盤據下級黨部，壓迫我們的真正黨員，排斥他們去工作，以實行『金蟬脫壳』的毒計。至於軍事，則他們看見軍事進展很快，恐怕國民革命就會成功，立將從事建設，以後沒有他們發展的機會，所以離間我革命軍人，破壞軍事行動，扣餉扣械，無所不用其極。這些情形都詳於中正『謹告國民黨黨員書』裏，大家可以公看。總之，他們假借名義，無惡不做。於實行某大破壞後，由國外團體統率他們利用的無業流氓的實行專政。所以長江一帶，都有『黨人可殺』的話。……

(二)

……共產黨的罪惡沒有暴露，乃是麻木不仁的中國人民，不到十八層地獄的痛苦，不會醒覺的。據以上的主張，難道大家麻木到頭殺下來，才覺痛嗎？況且國際的情形，能讓中國再作一個極大的試驗，不有慘痛的局面發生嗎？他們不惜以中國人的生命幸福為孤注，難道中國人民真是這樣不顧惜自己生命幸福嗎？親愛的全國民衆，大家可以覺醒了；設如中正任大家受軍閥的壓迫，帝國主義的摧殘，或是因為國民革命而將中國暗送給共產黨的恐怖政治去處分，中正便棄滅軍人天職，便是千秋萬世的罪人，……

(三)

蔣介石告民衆書十六年五月

……蘇俄代表鮑羅廷，貌飾溫情，胸懷異志，處心積慮，必欲使本黨供其傀

歸而後快。北伐以來，其所加於本黨領袖之種種壓迫，專恣跋扈，尤甚於帝國主義。自身當其衝，決不能想像於萬一。此中正堅決主張驅鮑羅廷，認爲無可讓步之餘地者也。……

(四)

蔣介石辭職宣言一六，八，一六，

……就是總理的聯俄政策。也祇是因爲蘇俄當日爲『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方才聯他，並不是要請鮑羅廷來破壞國民革命，做本土政府。……

(五)

蔣中正爲反共告全國民眾書

……赤匪的主義和行動，絕對違反中國的倫理，不啻中國的社會，他們是要中國人來拜外國人做祖宗，……馬克斯——列寧之流，就是要中國人來讀外

國人的奴隸，簡直要教中國人來賣國賣祖宗，做亡國奴。將他們自己的祖宗父母，自己的國家民族，統統都可不要的，連到他自己是一個什麼人，是在什麼地方生長，是什麼人生養他的，他都不明白！這種土匪共產黨，做亡國奴滅種的勾當，連禽獸都不如了，怎麼還能說革命呢？……

(六)

蔣介石譏消滅赤匪與完成革命

……共匪就是『人面獸心』的『衣冠禽獸』！我們勦匪就是打禽獸！打禽獸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消滅這個禽獸，一方面是要救出人民，不讓他們再被禽獸來壓迫一天一天禽獸化；而能儘早走上一條光明的大道，重新來做一個『人』！我們看得很清楚；凡是沒有完全喪失人性的中國人，一定是要做人不願做禽獸的！一定是共同來勦匪的！以我們幾萬萬的『人』，來消滅極少數的

「禽獸」，一定可以成功的！……

蔣介石消滅赤匪與完成革命

(七)

……所謂共產黨，比從前一切的土匪如『赤眉』『黃巾』黃巢，李闐之類，格外還要殘暴，還要下流，還要禽獸化！比方說歷代的土匪，都是拜本國人做祖宗；如今赤匪所拜的祖宗却是馬克斯列甯這一般外國人，並且還正式喊出不要祖國擁護外國的許多口號，這不是明明出賣自己的國家，不要自己的祖宗嗎？……

蔣介石講消滅赤匪與完成革命

蔣介石打倒帝國主義與投降帝國主義的言論

一，蔣介石要打倒帝國主義

(一)

三、外國資本帝國主義是一樣什麼東西呢？好如毒蛇身體美女頭面的一樣怪物，苟有人和他一會流暎顧盼其結果必至喪身亡國。我們革命黨人應澈底知道外國帝國主義與軍閥勾結，縱橫捭闔，其用心之險惡，總是令我們中國人自相殘殺他好實收漁人之利。……

蔣介石在軍事委員會講演見蔣介石全集

(編者按：要求綏撤濟南日軍，及其他各種協定，帝國主義者，現在確收了漁人之利。)

(二)

……中國人的恐懼性。換句話說，就是怕外國人。若外國人到了上海，我們就退到南京，外國人到了南京，我們就退到了漢口，外國人到了漢口，我們就退到四川，外國人到了四川，我們就退到西藏新疆，到了西藏新疆之後，外國人由中央亞細亞及印度過來一夾攻，你有什麼地方去走？所以這種恐懼

性和退後性保守性三個弱點，可以說是亡國的根性。

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蔣介石演講外交問題國聞週報第六卷第十二期

(編者按：一二八之役，十九路軍在上海剛開戰，蔣介石領着他的南京政府，只一退便退到洛陽，第二步就打掃西安，其後退之快比我們「中國人」如何？)

(三)

……抵抗帝國主義，實爲國民革命最大之使命。諸將士顧國民革命軍之名，而深思其義，必知吾人今日一切努力，皆當集中於此。帝國主義一日不推倒，中國人民一日不得甯息。不平等條約之桎梏，使我政治上，經濟上，咸失自由；庶政無由整理，民生日益憔悴。土匪與軍閥應皆爲帝國主義之工具，內亂永無已時。吾人與土匪戰，與軍閥戰，實皆間接與帝國主義戰。

見蔣介石的革命工作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告全體將士書

(編者按：抵抗帝國主義，爲國民革命最大使命。禁止將士言抗日，爲國民革命最大成績，蔣公可謂顏之厚矣！)

(四)

……我們當知道救國的法子，祇有打倒帝國主義了，打倒帝國主義的法子，就是要我們革命軍一心一德攻擊帝國主義。不但如此，我們還要喚醒北方與西南軍閥不要爲帝國主義者利用來助他們做亡國滅種的勾當，並且要他們明白打倒帝國主義是最容易的一件事，祇要我們全國軍人覺悟國弱民貧之所由來的道理，不爲帝國主義者作走狗，作傀儡，那麼帝國主義在中國就要無所施其伎倆，且不要等到我們南北軍人一致起來和他開戰，而他已先倒了。

只要各個軍人不爲他利用便可制他的死命，人之愛國，誰不如我？北方軍人必有愛國者，西南軍人亦必有愛國者。我希望大家澈底覺悟，同在國民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共同救國。這樣，革帝國主義的命，不要三年的工夫，便可成功，比較單革國內軍閥的命還容易十倍不止，因爲革國內軍閥的命，是革不完的。一個軍閥倒了那帝國主義拿了幾千百萬的金錢，立刻可以造成繼起的軍閥。這樣的革命，便是革幾千百年的命，亦革不停止。如果能够根本解决，剷除軍閥所發生的來源地，就要打倒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打倒之後，軍閥將無從發生內亂，才可平定，我所以說革軍閥的命，革了幾十年決不成功；如果革帝國主義的命，如俄國土耳其皆不過兩三年，就可使國家獨立。這豈不是革帝國主義者的命，比革國內軍閥的命，還要容易十倍麼？……

(編者按：從前是說『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無從發生，內亂才可平定』

如今日本帝國主義要打倒中國的時候，蔣介石說『安內纔能

攘外』)

(五)

……帝國主義者那一天同我們開仗，那一天就是他的末日，我們革命軍以後只希望同帝國主義者直接來打一仗！極望中國軍人覺悟，再不自相殘殺；這樣無論那一省一處與帝國主義者開仗，就是燃着了中國大革命成功的導火線，亦就燃着了世界大革命成功的導火線，世界革命一起，帝國主義者再沒有幸存的道理，……

蔣介石在軍委會演講

(編者按：日本帝國主義者，於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在瀋陽燃着了中

國大革命的導火線，蔣家的革命軍，與帝國主義者開仗的希望達到了。那時候蔣介石說什麼？只三個字，「不抵抗」蔣介石倘今日再讀到這幾句話，良心上有沒有刺激？

（六）

……帝國主義之應打倒，既已認清，但我們自認爲革命軍人者須知中國革命軍人，在打倒帝國主義重大使命之下，實應有一個共同遵守的原則：一，革命軍人不可離開革命黨，人人務須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實行三民主義，服從本黨命令。二，革命軍人不可與帝國主義者發生些少關係，要始終站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攻擊帝國主義。必如此革命方能成功；必如此他們個人的事業，亦方能成功。反轉來說，革命軍人離開了革命黨，或如陳炯明背叛了革命，那個個人的人格必歸頹落，個人的事業必歸失敗。如果與帝國主義者

發生關係；那他個人的事業與生命更永爲國人所棄絕。所以革命軍人無論其離開革命黨或勾結帝國主義者，二者有其一，則無異於他自己宣告死刑……

蒋介石在軍事委員會演講

(編者按：軍人不可與帝國主義發生些許關係，但蔣介石自身的親日不在此例)。

(七)

……外國與我革命軍開仗的時候，我們革命軍成功的日子就不遠了。所以我們要準備與英國開仗，以完成我們革命的責任！各位總曉得三年前土耳其的情況與今日革命成功國家獨立的道理。本來英法對於土耳其，比對我們中國的壓迫還要兇些。後來土耳其國民黨直接與列強宣戰，他們作戰的方略，便是先放棄「君士坦丁堡」改在「安哥拉」附近陸上守禦不到幾個月，英法列強費

了許多金錢利器，還是被他們國民軍打了一敗塗地，現在列強所桎梏他們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已經廢除了。他們的國家，民族，從此便得到獨立平等。土耳其尙能如此，我們中國豈有不能的道理？不過要曉得土耳其所以能制勝的道理。不是偶然的，是他們的國民軍能够爲替國家爭人格獨立自由而奮鬥，不顧一切，犧牲個人的自由平等，犧牲個人的生命權利，所以他們革命才能成功，借助他山，我們革命軍人，豈可不更策勉奮鬥麼？……

蔣介石在軍事委員會演講

(編者按：嗚呼噫嘻！我知之矣，中國不能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與夫在國際上得不到自由平等的地位，是中國的革命軍人不能够爲替國家爭人格獨立自由而奮鬥，不能犧牲個人的自由平等，不能犧牲個人的生命權利的原故。蔣介石於此數點，自反如何？)

二、蔣介石論日本佔我國土國民應該忍耐

(一)

……日本乘我國大災，突有軍事行動，強佔我遼吉各地，實國際上之創聞。國家受此侵侮，全國民衆，應刻骨銘心，與政府一致步驟，同救國難。

民國二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公報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談話

(編者按：為什麼不立刻出兵，與帝國主義者打一仗，「外國與我革命軍開仗的時候，我們革命成功的日子就不遠了」)

(二)

……日本暴行發生後，中央政府已作嚴密之研究，決定應取之步驟。……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取之判斷。

民國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大公報就演說對日步驟

(三)

……到忍無可忍（對日本），且不應忍耐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之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領導全體民衆，甯爲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與國家人格。中正許多革命，生死早置之度外；值此危急存亡之際，自當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必立在國民之最前線，爲國民之先鋒，共赴國難。……

（編者按：到什麼程度『就忍無可忍，且不應忍耐了』）

(四)

……滬日軍有增無減，暗中準備甚力。中國爲圖生存，堅守公約，尊重和平如仍受侵略，不得不抵抗到底。東北成立偽國，完全爲日方一手包辦。政

府雖痛恨溥儀等甘為傀儡，但如討伐，即難免擴大戰爭，考慮結果，暫不頒討伐令。……

民國廿一年三月十三日蔣對路透社記者談話

(編者按：好一個『暫』字。何妨說：『考慮結果，永不頒討伐令呢』。)

(五)

……民族應有獨立之基礎及精神，在政治上，必須有獨立之方針，對外必須有獨立之政策，不能信羣衆過當之言動，否則非特不能救國，適予外侮以可乘之機……至對日宣戰絕交，中國如有適當之國防與能力，則鮮案萬案發生時，即可絕交宣戰，不必待滯變也。日人之不宣而戰，爲減輕國際責任，我如宣戰，即不宣戰而絕交，則日人可以恣行無忌，……

蔣在武昌小學發麥實音式之演講辭

(編者按：以前說國民革命軍只希望與帝國主義者打一仗。一若可操必

勝之券似的，那知過了幾年以後，把中國的「適當之國防與能力」整個的消耗掉了。）

(六)

……抗日必先剿共，徵之歷代興亡，必先安內始能攘外，故余嚴令勦匪部隊在匪未勦清前，絕對不言抗日。希望黨政軍各方同志，須專心剿匪，務於最短期間，將赤匪肅清，再一致以全力抗日。……

在南昌對省黨政委各機關職員演說

(編者按：蔣先生不是曾說過帝國主義打倒了以後，內亂才可平定，主張
才可剿清麼？)

蔣介石逢迎農工與壓迫農工的言論

一、蔣介石論農工革命

(一)

中國國民黨是個代表全民利益的黨，本黨此次命中正統率國民革命軍北伐，目的要解除全民在帝國主義和軍閥下的痛苦。武漢是帝國主義與軍閥勢力的中心，也就是全民向壓迫勢力奮鬥的戰場，工友們是全民戰線中的主力。所以本黨對於武漢工友所受經濟上政治上的痛苦，尤所關切。以前工友們在帝國主義與軍閥之下，忍無可忍，屢次起來對壓迫階級作經濟上的奮鬥。本黨在武漢的同志，沒有一次不出全力盡擁護指導的責任，這種過去的事實，想工友都已明白看見了。現在本黨勢力已進展到了長江流域，帝國主義的走狗吳佩孚已經抱頭鼠竄，不能再來壓迫工友了，這是一個工友們解放運動和參加國民革命打倒敵人的時期呵！……

見蔣介石的革命工作告武漢工界同胞書

（編者按：『工友們如今都在喊着，「被騙了！被騙了！」』）

（二）

……國民革命軍在東江南路作戰；固是爲農工謀利益。許多同志拼命去作戰，但沒有農工的幫助，國民革命也決不能成功這樣快。武裝的軍人，對於革命固然要努力，沒有武裝的工農，在革命中的關係比軍隊還要重要，因爲軍隊數量有限，而工農羣衆則無限量的，工農能來革命，這個革命軍才能成功。兄弟因本身得到的經驗，對於農工與革命軍聯合作戰的好處，是永遠不能忘記的。第一，去年五月楊劉謀叛，東征軍回師靖難廣九等三條鐵路工人，同時對楊劉宣告罷工。無論楊劉用甚麼威脅利誘的法子。工人均不爲所動。海員又在各河道及海口截留楊劉的軍官及援兵，其他工人也給革命軍很多帮

助；竟使楊劉坐困一隅，他雖有十萬兵卒，不能自由調度，以致敗逃，第二，兩次東征及南路作戰，農人工人人都以實力來幫助；有作嚮導的，有任運輸的，有偵探敵情的，有供給糧食的；並且每經過一市鎮，每克復一城邑，一般農工民衆，不是很誠懇的慰勞我們就是很熱烈的歡迎我們，鼓勵了不少士氣。第三，五卅慘案發生，香港十餘萬工人因反抗英國帝國主義之殘暴，罷工回國，聯合革命戰線，奮鬥到了現在十個多月之久，還是不懈。在這時期中間，工農羣衆又與政府合作，促成了廣東的統一，肅清了一切反革命派使國民政府的基礎更加鞏固。……

見蔣介石的革命工作農工兵大聯合在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報告

(編者按：工農羣衆的犧牲。造成了蔣介石的權位。工農羣衆如今的壓迫，遠在北洋政府時期，如今工農羣衆在說：「早知今日，

悔不當初了』

(三)

……本黨總理在世時，改組國民黨，最重要的就是確定了「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這一個原則。兩年以來，本黨對於農夫工人的運動，常以全力輔助他們的經濟組織，同時更希望農夫工人聯合起來，來參加國民革命的運動。……

見蔣介石先生演講集農工大聯合——在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報告上

二、蔣介石論嚴禁工人罷工、怠工

(二)

……工人任意怠工罷工，要挾廠主，其影響所及，不惟勞資雙方俱陷於不利之狀態，而危害社會秩序，削減國家應有之生產能力，在國家全部利害上，

尤所不許。嗣後各處工廠，倘有擅自罷工怠工情事，應由當地主管官署，嚴加制止，若發生上項風潮之工廠，組有工會者，並得由該管官署，查照工會法第三十七條第三款之規定，先將該工會飭令解散，使工潮得以迅速解決。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蔣介石電各省府及關係機關

(一)

……工潮問題，望資本家自起謀解決。

(三)

民國十六年七月五日在上海交涉署大樓，對滬紳商報界演講。

……軍事時期，革命軍政府下不得自由罷工，……凡在本黨及政府下罷工者，作反革命論。

民國十五年七月七日申報

蔣介石清黨與叛黨的言論

一、蔣介石論嚴厲制裁本黨叛徒

(一)

……中正不能說我們一百萬國民黨同志之中，個個都是純粹的，但是真正國民黨員，自有確定的主張；不能任掛羊頭賣狗肉的共產黨去蒙混的。若是國民黨員不根據三民主義的主張，那他不是跨黨份子，就是本黨叛徒，不但人民願意殺他，就是本黨也要嚴重制裁他。……

蔣中正為反共告全國民眾書

(編者按：三民主義下的藍衫黨，是不是掛羊頭，賣狗肉，一

(二)

……既以革命爲前提，則與革命工作有妨礙者，又豈能多所顧惜？汝爲不離粵，南路叛將無從消除，財政統一無從實現。錦帆不禁錮，不特東征有後顧之憂，亦何以使勾通叛逆者知所儆懼？鐵城則於廖案發生時，有縱逃兇犯之嫌疑，本年五月復運動黃埔學生煽動金融風潮，以圖顛覆政府，梯雲謀向某人締結一萬萬元之大借款。與某某主義者妥協。吳因而伍自去，皆非得已，弟認爲在革命進行上，不得不暫犧牲個人交誼……。精衛漢民二兄，弟但有苦留，而彼倏然遠引，咎豈在我？去年之西山會議，今年之上海大會，弟皆表示反對，此則黨紀所在無可通融也。弟以爲欲革命成功，必須澈底做去，不妥協，不姑息。……

見蔣介石的革命工作與張繼論黨務書

(編者按：革命進行上，不得不犧牲個人交誼，却萬不可犧牲個人權位)

(三)

……我祇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要妨礙我的革命，反對我的革命的。那我就要革他的命，我祇知道革命的意義就是這樣；誰要反對我革命的，誰就是反革命。……

蔣介石在南昌總部特別黨部演講二六、二七、二八

(編者按：『反對我，就是反革命』與法國革命前『我即國主』的君主相似

路易十四說：『誰反對我，就是反對上帝』，蔣介石何妨亦這樣說說！)

一、蔣介石論黨員並不叛黨僅反對攻擊他個人

……各同志前以政治關係，開除黨籍，但實際上並未叛變本黨，所反對攻擊者，係對我蔣某一人，故一切罪惡，皆由我一人而造成。假使無我，各同志

或不至如此分崩離析，而帝國主義者，或亦不至如此壓迫，故對黨對同志對總理，我承認是有罪之人。……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公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七次會演說

(編者按：這在蔣介石不是自認曾想成一個獨裁制，把持一切，操縱一切麼？爲什麼不自殺以實踐自己的諾言呢？再者殺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特別是無辜人民所犧牲的生命財產)僅以承認我是一個有罪之人了之)

蔣介石聯馮與討馮的言論

馮蔣在徐州晤面後之聯合宣言

……我總理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當辛亥之歲，遂覆

滿清，創造中華民國，實爲四百兆民族解放之基本。乃滿清之遺毒未除，帝制變形之軍閥遂起，自袁以來，外與帝國主義爲緣，內則肆其荼毒，使吾民罹火熱水深，十餘年於茲。民衆感其痛苦，既已覺悟，而憤興，我國民革命軍，爰繼總理之遺志，應民衆之要求，誓師北伐，中正玉祥偕吾同胞，轉戰數萬里，前此猖獗一時之軍閥，已次第崩裂，惟帝國主義之工具未盡除，即吾同志同胞之責任一日不能去。茲當會師魯豫，更益進行之際，謹掬誠悃，爲海內外告。中正玉祥與數萬將士，爲三民主義信徒；謹偕全國革命軍，誓爲三民主義而奮鬥。凡百誘惑，在所不顧；凡百艱險，在所不避；凡百犧牲；在所不憚；必竭力掃盡帝國主義之工具，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而後已。武力爲民衆之武力，成功卽民衆之成功，惟我同胞同志實共鑒之。

蔣十六年七月六日在上海國民歡迎會上之演說

……馮很客氣親來徐州，所談甚多，極為歡洽，彼甚明瞭黨之情形，及革命理論，且確信三民主義，共產派之造謠反使余馮感情愈加濃厚，馮實我黨一個忠實同志，而且可以共患難的……

(編者按：民國十九年，蔣軍與馮軍會于滻海路，激戰之烈，規模之大，雙方犧牲之重，殺戮之慘，開中國歷屆戰事之紀元，彼時張學良電請息兵，蔣先生不可一世的說：『擾亂和平，破壞統一之元凶閻馮二氏不下野，和平終無望，』曾聞人道及，蔣介石通緝閻馮的命令，其文詞極苛刻之能事，惜乎無緣拜讀實為憾事)

空頭支票

蔣介石對國民所出的期票

(一)

……中正今茲就職，謹以三事爲國人告：第一，必與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爲不斷之決戰，絕無妥協調和之餘地。第二，求與全國軍人一致對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義早日實現。第三，必使我全軍與國民深相結合，以爲人民之軍隊；進而要求全國人民共負革命之責任。……

(見蔣介石的革命工作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就職宣言)

(編者按：『絕無妥協調和之餘地，』所以有塘沽協定。『與全國軍人一致對外，』所以有甯桂戰，有蔣與閻馮戰爭。)

(二)

……國民革命軍之職任，在以興民意結合之武力，繼承先大元帥孫總理之遺志，掃除實行三民主義之一切障礙，以完成中國之自由平等……國民政府成立以來，銳意掃除一切障礙，從事於政治軍事之整理，國民革命軍則尤以紀律為重，不擾民，不干涉民政財政，不包庇烟賭，以求民衆之安寧。

……國民政府不妥協不姑息掃除一切反革命份子之政策……國民革命軍為人民永久之幸福而奮鬥，果使國民革命完成，三民主義實現，本黨規定之一切政策皆得實施，則中國得躋于自由平等之地位，全國人民不復受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壓迫，亂源永塞，治本確立，土匪始有真正勸平之一日。……

(申報十五年七月十五日第九版)蔣介石就革命軍總司令發告廣東全省人民書

(編者按：『不干涉民政』，不過南昌總部是太上政府，而蔣介石是太

上主席，『不包括烟賭』，不過公開抽煙稅烟捐充總部軍費！」

(三)

……如果中正妄想成一個獨裁制，把持一切，操縱一切；如果中正有這樣要做一個軍閥的傾向，豈但本黨同志可以加中正以極嚴厲的處分，中正自己隨時都可以自殺的。

蔣介石在南昌總部特別黨部講演(一六、二二、一九。)

(編者按：有如是哉，公之應自殺也久矣！)

(四)

……中正要是有獨裁制的傾向，成了獨裁制的時候，那就是失了民主政治的精神。就是違背了我們黨的紀律，中正就不算是總理的信徒，而是本黨的叛徒，既是本黨的叛逆，任何人都可以懲辦我的，任何人都可以槍斃我的，

蔣介石在南昌總部特別黨部講演

(編者按：不啻自己擬定自己的罪狀。)

(五)

……吾人以促進國家統一為職志；而反對軍人把持地方。但若有人藉口統一把持中央，吾人亦堅決反對之。……

蔣介石之軍事善後會議

(編者按：蔣介石應堅決反對蔣介石)

(六)

……兵額之唯一標準，為視國家財政與人民負擔之能力。倘養兵之錢，侵佔國家教育民生必需之政費；或權徵暴歛，增加人民之痛苦；無論其養兵之目的為公為私，結果必與軍閥之禍國殃民無異。……

蔣介石之軍事善後會議

(編者按：今我蔣公所謂，與軍閥之禍國殃民，有以異乎。)

(七)

……我們要統治全中國，我們要擴大西藏，蒙古，東三省，都在我們黨的指揮之下。……

民國十六年七月六日在上海講演

(編者按：現在怎樣，連華北放棄，豈僅西藏，蒙古，東三省沒有統治而已哉)

(八)

……勸共軍事，有顯著進展，其主力即將擊破。……

國聞週報第八卷第十九期在國民會議報告

(編者按：說了多少次了？)

(九)

……政治建設，請以軍事告一段落，三月後為期，如仍無成績，胥本

○黃郛謂：「當局已出期票，國民解決痛苦有望。……」

民國十六年七月五日在上海交涉署大樓對滙紳商請演

（編者按：爲一張空頭支票）

（十）

……希望各同胞謹守法令，若能聽吾之言，三年之後，若外兵尙未撤退，不平等條約尙未廢除，請殺我以謝國人。

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央黨部大禮堂對反日會民衆講演

（編者按：三年以後，日本兵佔東三省。蔣公死有餘辜，又將何以謝國人？）

蔣氏文選

蔣介石之絕妙好文

第二章 蔣介石的言論

余今日得與余最敬最愛之宋美齡女士結婚（皮之厚矣），實為余有生以來最愉快之一日。余奔走革命以來，當於積極進行之中，忽萌消極退隱之念。○昔日前輩領袖問余：汝何日始能專心致志於革命？其他厚愛余之同志，亦常討論如何而能使介石安心盡革命之責任。凡此疑問，雖易解答，惟當時不能明言；至今日乃有圓滿之答案（我公革命目的，原來如此，）。余確信余自今與宋美齡女士結婚以後，余之革命工作，必有進步；余能安心盡革命之責任，即自今日始也（婚已結矣，革命進步何在？）。余平時研究人生哲學及社會問題（你懂人生哲學，吓吓！）深信人生無美滿之婚姻，則做人一切皆無意義；社會無安樂之家庭，則民族根本無從進步。為革命事業者，若不注意於社會之改革，必非真正之革命，其革命必不能澈底；家庭為社會之基

礎，欲改造中國之社會，應先改造中國之家庭。余與宋女士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對於此點實有同一之信心。余二人此次結婚，倘能於舊社會有若何之影響，新社會有若何之貢獻，實所大願。余二人今日，不僅自慶個人婚姻之美滿，且願促進中國社會之改造；余必本此志願，努力不懈。務完成中國之革命而後已。故余二人今日之結婚，實為建築余二人革命事業之基礎，余第一次遇見宋女士時，即發生此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一見鍾情，好一個多情種子！）而宋女士亦嘗失言：非得蔣某為夫，甯終身不嫁。（此話在宋美齡恐不知對多少人說過，蔣公信嗎？）余二人神經之結合，實非尋常可比。今日之日，誠足使余二人欣喜莫名，認為畢生最有價值之紀念日。

第二章 黨國要人口裏的汪精衛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佈、汪精衛罪狀

(一)

汪精衛已經全體會議議決，開除黨籍六個月。在此時期之中，尤不得假借本黨名義，擅發無聊言論。……

(二)

其實數月以來，操縱黨務者，皆汪精衛一人爲之，今且以非黨員之資格盤踞國民政府，僭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布通告，冀惑觀聽，其強顏無恥，一何可鄙。且卽就其通告所言，辭義亦極爲支離，汪精衛之意，蓋故

以籠統之辭，加罪於此次全體會議中之多數中央執行委員，及一般純粹孫文主義之信徒。欲概稱之爲反革命，而列之於馮自由馬素之林。不知本黨既以孫文主義爲基礎；且以孫文主義爲國民革命之基本原則。故凡黨員之信仰孫文，而努力於孫文主義之革命者，皆爲眞革命黨員，反之以他種之主義附會於孫文主義，或依附他種主義而欲搖動孫文主義者，皆爲反革命者，此理至明。乃汪精衛竟以之並爲一談，苟非昏瞶，即係無賴，此殆不值駁詰者也。

(三)

廣州雖爲國民政府所在地，然今日黨政各機關多已爲共產黨徒所把持，汪精衛仰承彼派之鼻息，甘爲客卿之弄臣，邊偵遍布，壓迫橫施，言論行動均難自由，稍持正義，即遭驅逐。

(四)

汪精衛種種阻撓，並排除已在粵之中央執行委員，使不能足法定人數而延會，藉以便其私圖。此多數中央執行委員爲保持言論主張之自由及感格黨員計，萬不得已，而艱辛北上，集會於西山總理靈前，處境至痛。乃汪精衛欲據此以反唇相譏，抑何喪心至此！

(五)

若今日汪精衛之所爲，則爲共產黨徒所同化以亡黨而已。尚何有於成功哉！

乃汪精衛以逞一人大欲之故，趨入歧徑，搖動黨基。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不忍以縱徇一人而廢墜紀律，不得已開除其黨籍，解其政柄，以示懲戒。冀其閉門思過，啓自新之路。不料其怙惡不悛，弁髦紀律，盤踞黨政機關，發爲謬詞，無忌憚之一至於斯極矣。本會爲使本黨黨員及全國民衆明

瞭本黨真正態度及糾正異說起見。不得不對汪精衛假借名義之文字予以駁正並鄭重聲明。此後凡汪精衛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所發之文字，皆不足以代表本黨，特此宣言。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言〕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決議案

(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內之政治委員會，臨駁中央執行委員會，予鮑羅廷以操縱本黨中央之權，並操縱國民政府。

(一)廖委員仲愷同志被戕後，聽鮑羅庭之嗾使，放逐中央執行委員胡同志漢民，迫走中央監察委員謝同志持。

(一)違反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之決議對段祺瑞，唐繼堯，

楊希閔，吳佩孚等各軍閥領袖，起妥協運動，且挾鮑羅庭之指使以自重。

(一) 共產派之中央候補委員毛澤東，委派在滬任事，十八個月中請假十四個月，赴湖南各地為發展共產黨之運動，而汪精衛反任為中央宣傳部長。

(一) 共產黨故別本黨黨員為左派右派，藉施其引拒之術，以挑撥本黨同志之鬭牆。因此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為防止右傾左傾，發有訓令。汪精衛竟順從共產黨人譚平山之指揮，倡言「要革命者向左去」，且師滿清「甯贈朋友」之口吻，公然倡言，甯以國民黨贈共產黨。

(一) 運用種種機謀，破壞忠於黨國之軍隊。

(一) 凡爲共產派或接近共產黨者則擇用之，而抑壓純粹忠於本黨之同志，並縱江蘇省黨部，公然通令全省黨員讀陳獨秀翟秋白所著之違反本黨主義之導叢書，而禁止讀閱蔣委員李陶所著闡揚本黨主義之著作。

(一) 因廣東大學之青年不受共產黨化，汪精衛擅易校章，更易校長。綜上列各條，汪精衛罪孚叛黨，行同賣國，當處嚴刑，但本會秉總理與人爲善之誠，決定開除汪精衛黨籍六個月，予以自新，爲此判決如右。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中國國民黨對廣州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

共黨奸險深刻。縱橫無忌，倒行逆施之狀，殊足令人震驚。而汪精衛等

喪心病狂，養癱遺患，實爲之屬階。

中央執行委員會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發於上海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宣佈汪精衛罪狀

(一)

汪精衛罪孚叛黨，行同賣國，決議開除其黨籍六個月，予以薄懲，冀其自新，理由俱見於當日判決書。汪精衛怙惡不悛，變本加厲，最近復竟與陳獨秀發表所謂，國共兩黨合作宣言，荒謬狂妄，至斯已極！

(二)

本黨範圍內之共產份子，恣睢跋扈，不惟危害本黨，抑且危害國家社會。凡疇昔主張審慎之同志，皆知害羣之馬，義在必除。汪精衛獨詭稱，總理

有聯共政策，欲以一手掩蓋天下人之耳目，誰受其欺！查汪精衛即汪兆銘，欺世盜名，匪伊朝夕。其生平劣行，與本黨無關者姑置不論……

(三)

陳獨秀對於本黨總理，面從心違，其言論舉動。誤黨誤國，罄竹難書。况蘇俄侵略中國，消滅本黨計劃，吾黨同志聞之氣矣，汪精衛既非聾瞞，甯有不知？知之而猶與陳獨秀發表該項宣言，其甘心賣黨賣國之罪狀，昭然若揭，本黨員負國民革命之使命，決不容此敗類，用特宣布其罪狀，願與國人共棄之！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十六年四月七日

國民黨中央告汪精衛書

(一)

對於汪精衛氏只與以開除黨籍六個月，和不得在本黨執政地方之政治機關服務的處分，本是忠厚待人，希望他能從速懺悔覺悟。本黨同志為愛護他過去為革命努力的歷史起見，應該取感之以誠的態度；而汪氏為愛護自己過去為革命努力的歷史起見，也應該從速懺悔覺悟。……

(二)

總理如在決不會如汪氏那麼唯共產黨之命是聽，指本黨忠實的同志為反革命者；決不會像汪氏之唯鮑羅廷的命是聽，受俄人不平等的待遇。這些遺教，汪氏決不會不曾聽過看過，而遺囑尤其是汪氏受命而起草的，所以汪氏大約決不至於健忘至此！把這些要點全忘却了。汪氏如確能一念到總理在天之靈，能一念到總理的遺教遺囑，我想他的翻然覺悟與懺悔，並非不可能的。汪氏如果真能這樣的翻然懺悔覺悟，一反其近來所為，又何嘗不是一件

可稱幸的奇蹟呢。

國民黨中執部爲懲戒汪精衛告同志書

(一)

跟了孫總理幾十年，而在總理逝世後的今日，却因學識淺，和骨格軟，而貽誤了國民黨的汪精衛，在紀律上是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懲戒，在情義上實不能不令人心痛。

以前汪精衛的功過不必說了，單說在總理逝世後就有許多不能辭咎的事

件。

(二)

去年革命軍討伐楊劉之役，汪精衛奔走疏通，主張不討楊劉。到了楊劉被討之後，廣東脫了危險的地位，汪精衛便奪他人之功爲己功。當日討楊劉有功之人，都一個個排的排，趕的趕，而他自己當初與「反革命軍妥協」，「反革命」的罪過，却通通推在他人頭上，這是一罪。

(三)

共產黨說某人是反革命，汪精衛也說某人是反革命，共產黨說某人是右派，汪精衛亦說某人是右派，共產黨日從國民黨中造謠言、造懷疑的空氣，尤其是對三民主義造懷疑的空氣，汪精衛也如黃口小兒學舌，做了共產黨的傳聲機。共產黨假借廖仲愷先生被奸人暗殺的事件，謀一網打盡國民黨的同志，汪精衛竟不知是何居心，也不問真兇假兇，羅致了許多人。到了追悼廖先生那天，竟公然說：『我們同志要什麼什麼的便向左去，要什麼什麼的

便向右去」。我們同志只有向孫總理所指導的那一條路上去，那裏有向左布的餘地。不叫同志向孫總理所指示的一條大路去，却要叫同志向左向右，這不是汪精衛叛了孫總理，還要叫同志和他一起做叛徒嗎，這又是一罪。

(四)

鮑羅廷不過是本黨所雇的顧問，却不料總理逝世後，鮑竟深居總理生前所居的大本營，汪精衛遇事亦竟聽命於鮑，除鮑而外，不與黨商量，不與其他中央執行委員商量，致黨事政事悉聽命於鮑一人，鮑則以大權獨攬，破本黨，逐同志，到了今天，不見了，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不見了，國民政府，只見鮑羅廷所包攬的政治委員會。汪精衛是黨的主席，國民政府的主席，政治委員會的主席，所負的責任是如何重大。為什麼却要聽鮑一人專斷？這又是一罪。

(五)

這三罪從大體上說，然而汪精衛在政治上黨務上所應受的處分，也就不小了：汪精衛違反了這一切，我們心痛，然而我們不能忘了本黨的紀律呀！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吳稚暉口裏的汪精衛

(一)

汪精衛，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等，就是幾個浮薄少年。國民黨裏錄用了他們這班東西，引進了俄羅斯的猶太野獸，弄得浮薄少年，遍於國中。

(二)

殺汪賊精衛，陳賊公博，汪精衛，陳公博，狗都不如！遺臭萬年，口上生疽，褲子後穿呀。

(三)

因為爲人不好有兩種人格，既捨不得國民黨「小資產階級革命的招牌」，又貪圖無產階級專政，全世界聯合起來的榮耀。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就要弄到「革命的向左轉」；剛剛說完而「浮薄少年不可錄用」又喊了出來了。

(四)

汪先生自身一個偽君子，是八九分成功，恐非痛下一番工夫，不能變還（這是我目前才觀察明白的。前年在北京演樂胡同，張溥泉先生批評了，我幾乎同他相打）。若是有忌憚的作去，儘可拔出來。若無忌憚的作去，就要成爲卑鄙小人。現在他忌嫉同僚，記憶仇恨，好弄把戲，多方掩蓋，加以貪嗜權勢，差不多病菌已四面侵入。（若被我毒罵極了，索性真去作共產黨

的工具，那也不過小人上面再兼一個惡人罷了；宇宙之大何所不容。」

(五)

胡先生根底深厚，老實不如你，所以我不客氣的常稱汪爲張良，稱胡爲陳平，（蕭何是國民黨裏一向不會有過。至今也還不會有過。）所以一個不小心，亦將成爲剛愎小人。爲何他倒剛愎？你倒卑鄙呢？這就更好與更壞尤密接，他是近眞，你是近假；而且他的操養，由有忌憚而自然，年來進德不小。他無子不娶妾，蕭然而僧，勤治事，喜研究，厭棄爲所識。窮乏者得我，皆是他進德不已之新生命。所以說不定汪先生一方的人，要想拿卑鄙的微號贈與胡者。却恰恰贈與汪矣！

(六)

然我以爲君子小人，只隔一線，過也人皆見之，君子也。掩使不見，則

小人矣。更也人皆仰之，君子也。護而不更，則小人矣。所以我所舉汪先生之諸病菌，人皆見之矣。汪先生若不承認，較竟是我的錯誤，汪先生只需不掩耳其咎自皆歸我，例如汪先生實非共產黨工具，果事實證明，我亦必受罰，可是現在之事實問諸路人尙且懷疑。

(七)

蓋汪先生宜知自己之地位，不但虛榮已得了領袖。而在責任上亦正羣相以領袖責之，必宜包涵一切至公無私，遇必要時，尤需忍辱負重，過則歸己，善則歸人，使國紀黨紀，由破碎中以公道而得立。不與懵懂私人，較同計異，用臭政客之方法，弄條文做宣言，欺人欺己，以求倅勝，於是紀其所謂紀，而權其所謂權，若甚可憐。一不勝，則又用浮薄少年之行徑，跳來跳去，藉搗亂爲報復。此等行爲，今日無知之失意政客，嗜權武人，固滔滔皆

是；但是天下不太平，就是此輩太多。中國之平等自由求而不可得，亦即此輩太多。三民主義無從實行，亦因此輩太多。黨之無紀與無權，完全亦因此輩太多。

(八)

國民黨員裏又挑出來一個道德學問有點根基的汪精衛，應可以超此輩，而不料還自己降格，艷羨此輩，所以我「氣狂」了，一定要「打倒」他。但實在我還是氣狂了，一定要罵醒他。態度不好，是落了我的自己的人格，或與別人的私利無損，於別人的千秋無損，請恕我罷。講到私利；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生盛明之國，享受此等俗福，不過做個俗物，也由他去招無產階級的不平罷了。若在衰亡之國，簡直是偷賣屋瓦，質當神像，易得醉飽，帮助亡國的敗類。回想國民黨員，大都由一臭叫化子的阿哥，得有

赫赫的今日。口說建造新中國的人，坐在汽車裏慾心炎炎，怨氣沖沖，做那拆毀中國的事，末日一到，還被人叫罵，不得不搖我們八股先生之頭，顫聲問之曰「則亦何爲也哉？」且革命直發財耳！闊綽耳！巍巍然耳！我輩國民黨之浮薄少年，昔日斷截脰足，辛苦艱難，「吃盡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果得之矣。則安樂今日共產黨之浮薄少年，不眼紅耳熱，捕殺不怕，再接再厲，求代之乎。所以當假寐以思；嫌地盤之不穩固，財權之不我專！私人尙未盡用，美差尙未到手，泰山未曾算得，宿怨未報痛快，恐爲別人解決，或圖及早下手，因風可以使蓬，乘隙可以下石。種種鄙陋。於心頭發動時，把國民黨期許人者何物？共產黨何爲該殺？帝國主義者何爲不當我們是人類？一同想想，心氣或者和平點，人格說不定一天高一天了，送到棺材時節，也不會少了什麼。

(九)

他儘可以委曲求全，忍辱負重。否則亦可潔身而去，他所以跳東跳西，確實爲陳公博顧孟餘之徒，爲對方所排擠，自己又感聯手無人，於是忿而亂跳。他却未能平其心。陳顧之徒，與南京人物，正是一邱之貉。自己若是超乎此輩之人，儘可兼容並包，用善意遇之，用明眼察之，用耐心持之，以冀萬一成就。必非用了順適吾意者，來排除異己，作清一色之好夢，託一班自己魔鬼，便能立成正果也。

(十)

這却我們錯了！但他必將陳顧之徒，倚如左右手。精衛即與共產無聯，而陳顧等亦就算不是共產黨工具。然陳顧等只有左派法寶，即爲汪之所取，又即爲彼等自己盲目的信仰，於是如蟻附膻。

(十一)

看見他們有不是，直可以教訓他們。不應該同我來吃醋，借了我去罵他們，借了他們來罵我，好像小孩子輸了拳頭一般，此皆所謂失了領袖的態度如此！

這不免降列於臭政客浮薄少年之列；並因此而下不了領袖牌子，又變爲偽君子。橫決出去，諸葛畢集，就直趨於卑鄙小人地位了。我言因果相倚必如此！

汪精衛先生銑電後

吳羹梅文集

……然我們要想免給汪先生這樣的糟蹋，我們除掉了把國民黨送給共產黨之

還有甚麼方法呢？就把汪先生自己的觀察來證明；

(一)四月一號黃昏，我在孔宅當了蔣宋李三位之面，對汪先生說：『陳仲甫他言二十年就要把中國變共產國。』汪說：『那裏要二十年呢，兩年吧！』

(二)四月二號早上，在孔宅樓上，當李蔡二位之面，汪先生說：『我過莫斯科才知道他們的計劃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們變的。』

(三)同時又說：『他們當甚麼人都是工具，就是他們自己的人物，不需要了也就把他丟了。』

那麼他們是預定在中國要行共產，不肯改變的，是汪先生曉得他一定的了。他們把國民黨完全算作工具，到不需要時，即便丢了；汪先生亦曉得一定了，丟的時期，陳獨秀二十年還是寬慰朋友的，其實只需兩年，汪先生

亦曉得一定的了。然則所謂革命，便是替共產黨革命。「反共便是不革命」亦是一句不客氣的實話。承蒙四月十二日的漢口中央日報，稱我與蔡李『都是忠厚老實但不知革命方法』。方法就是指武裝的工人，面子上逼帝國主義者來殘殺，算是反對帝國主義，其實又增加共產黨武裝暴動的大成功。愈把國民革命軍可以維持國民黨的勢力減縮下去，這又名爲限制新軍閥。在共產黨成功他的革命自然十分滿意了；在國民黨想成功自己的國民革命。那就倒看千里鏡，愈弄愈遠了。這種革命的工作方法，或者就是汪先生所謂總理苦心孤詣所獨創的呢？還是別人苦心孤詣獨創了來斷送國民黨的呢？……至於汪先生那種不顧消滅國民黨，只貪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認爲就是國民黨革命的成功。乃是汪先生的個人信仰。（共產黨革命，決不會成功當另作一文，請教於汪先生）總理並無此意，汪先生是總理唯一的信徒，不可謬誤至此！

(汪先生在漢口寄李先生有「左派左，寤寐以求之」等論，汪先生恥爲右派，力爭左派，亦可謂情見乎詞。然彼誤認能上共產黨的當，或共產黨自身定是右派，固已錯極，還有共產黨所加國民黨人左派之名，若觀其秘密文件，當作三日嘔。此亦當另爲一文。)

今汪先生乃恨軍隊得罪了無祖國的上海總工會工人，要行大戮。真咄咄大怪事。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秀。陳欲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按總理親手證據。大家看清楚；「如不服從吾黨。我必棄之」何等說得斬絕。所謂共產黨背叛國民黨，定卽棄之也。今乃曰：「反共卽反革命」學了共產黨的口氣。說此屁話糞話。放狗屁之話。眞總理之罪人也。）

總而言之，你的神氣不對，料你要如此如此，乃是不可諱言的。倘你不

如此，久後我是遺臭萬年，我是老狗，我是生了疽。我是在一號蔣宋喜堂裏對李德全先生講的。我罵你賣國的汪賊，狐狸精，現在我到不值得罵你，讓你去流芳百世，可是我斷定你的行為，恐是一個共產黨的工具。

見吳稚暉文集

胡漢民口裏的汪精衛

與石瑛段錫朋之談話

……對日屈辱，汪先生身爲責任內閣之行政院長，其罪責殆無可諉避。當汪先生返國過港，余曾以老友及同志立場，勸其不可再入南京。余謂；如再入南京，縱無心賣國，亦不啻間接助人賣國，簽訂淞滬協定，即其一例，爲個人利祿，徒然爲人傀儡，出賣自身人格，余不但爲個人惜，亦實爲黨國痛也。

?余謂：如真不入南京，可使賣國勾當由賣國者自爲之，無人爲其傀儡，使賣國者無所隱遁，繼續施展其賣國之陰謀，同時使人人知正氣尚存，中國國民黨同志不盡爲賣國者之徒衆。國民黨中儘有知廉恥有氣節之黨員，維持正氣，始終與反革命之軍閥爲敵！以汪先生返國爲錯誤，始未必然。惟返國之後，繼續爲軍閥傀儡，賣國殃民，不能主持正義，斯真大錯誤耳！段聞言慨然。繼言：『汪先生此次返國，一切似乎更差，遷就退讓，較前尤甚』。且言以目視石君，石君似未注意及此，余遂高聲謂：『汪先生意如是乎，段乃謂：『大約精神不濟，由於生理使然，』

見西南黨務年刊

「汪兼外長」之賣國外交

(一)

目前的所謂中日問題，在日本方面，是如何佔據華北，兼併全蒙，穩定其在遠東的『特殊權益』；在中國方面，是如何可以用最聰明和最能規避責任的方法，滿足日本的無限之求。「汪兼外長」之『談判方法尚未覓得』。其實並非『談判方法』之『尚未覓得』，而是斷送華北辦法之尚未確定。申言之：是用什麼方式去斷送華北，有什麼方法去避免內外的責難，本來實行賣國，也要想幾個冠冕名辭，譬如簽訂上海協定，則謂『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簽訂塘沽協定，則謂『充實國力實行生產建設』。最後便說一句：『係弟所主張』。現在呢，『係弟所主張』還嫌不够，因此要再『覓得方法』。最根本的是『黃郛政權』和『汪蔣政權』，本依存於『投降日本，斷送華北』這兩句話上，『黃郛政權』而成為一名辭，那不等於『劉豫政權』之在山東，『張邦昌政權』之在河南，和『

(二)

有人問中國外交還有新的途徑嗎？我說有，但唯一的條件在於政局更新，政局不能更新，則沒有新的外交途徑可走。何以故？爲的南京政局已爲對日投降屈辱的政策所籠罩了。明白說，不除掉劉豫張邦昌秦檜，誰會相信宋朝皇帝，無論欽宗或高宗有絲毫抗金的決心。國際未嘗不希望中國能振作，但中國只有屈辱，自己掙不起身，能望人來幫忙嗎？『扶得東來西又倒』，能叫人始終來扶持嗎？所以一面要國際主持正義，戢止暴日，自己却向日本去叩頭求容，這原是滑稽劇。依現勢看，南京政府除投降日本接受日本之一切條件外，更無別路可循。所以政局不改造，華北之淪陷，中國之逐漸爲帝國主義所蠶食，只是時間上之遲早問題，無論易『汪兼外長』爲「王正廷」，或易『

黃郛政權』爲「王正廷政權」，並無實質上的差別。所不同的只是爲汪兼外長所說『覓得辦法』一問題，做一種障眼法而已，要求國家生存，必須民族本身能自己奮鬥。要求國際主持正義，也必須民族本身能自己振作，政府一力賣國，則賣國的政府不倒，何從救國。但政府當局，却善爲辭曰：『國力未充，故於日本侵略只有以冷靜態度，沉着應付』。尤妙是南京廣播無線電的報告，說甚麼時機一到，中國外交當局之對外政策，必能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國力何時充，時機何時到，我們才能眼見外交當局的『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呢？我們爲着飽嘗眼耳飛和鳴之福，便大家期待着時機之到嗎？這是有廉恥呢還是沒有廉恥呢？「驚人」「沖天」也許仍然是新生活運動之一端罷。

(三)

中日問題究竟將演化至如何程度？南京政府之對日政策究竟將以何者爲

歸結？這在稍能觀察大勢的人都已瞭然於心的。簡要說，南京必投降屈辱於日而賣國經手人，如「汪兼外長」與「黃郛政權」之保持者，都還不免於扭捏作態。日本呢必將如其四月十七日聲明書所示，積極完成其統制遠東的政策。

(四)

我們對於日本的侵略，將瞑目束手投降屈辱，仰將尋求自救之路，維護國家的生存？如果中國可以亡了，則南京政府的「對日外交」似乎可以不必爲難。「汪兼外長」的「黃郛政權」之建立，和賣國奸徒王揖唐輩之「王道主義」，盡足以完成亡國的使命。要不然則這些問題仍不能爲我人所忽視。

(五)

就南京對日外交的現勢看，南京政府所確定的根本點，無疑的是「投降屈辱」。這個政策是繼續蔣中正「三日亡國論」，和「汪兼外長」的主張簽訂塘

沾協定的一貫精神的。

(六)

這樣的工作，自汪兼外長以次看來，都不免感覺到躊躇。汪兼外長可以說：「簽訂塘沽協定係弟所主張」似乎不便說：「賣國政策係弟所實行」。「朝有汪黃堪事敵」，假如敵人明詔大號眞予「汪黃」以政權立之爲帝，如劉豫張邦昌故事，「汪黃」之徒，也許會謙辭不就吧！

(七)

這兩個月來南京政府的「對日外交」，似乎更停滯消沉了下去。淺略的看來，則（一）汪兼外長的談話文稿，較前減少了若干，勇敢負責的譏論，也不甚聽見。假如對外交問題發言，都變做「某公法學者」，或「某專家」，甚至某要人一度宣傳，且將以王正廷繼任外長，這當然不是事實。（二）「黃鄂政權」之

支撐者黃郛，自北平而南京，而南昌，而上海，而杭州，僕僕道途，會議終朝，據報張消息，正閉門養病。甚麼病？也許是對日的投降屈辱病。（三）走降日之路要結於「汪兼外長」而任外交次長之唐有壬自北遊歸來，也突然而病。近來的外交言論，也少發表了許多。

（八）

「汪兼外長」之爲人，向來談不上所謂主張。也許目前只在固持權位，實踐其爲本派（改組派）擴充實力，爲同志（改組同志）提高地位的政策。以「經手降日」，苟存於蔣中正，更以「負責降日」要結於政學系。如簽訂塘沽協定等等之勇於負責，即以此故。

（九）

日經手人」自居，要結軍閥，及軍閥所信任的政學系，以爲如此則依存於軍閥與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權，可以苟延下去。

(十)

日本得寸進尺。塘沽協定以後，確佔了東北四省，便進而脅迫通車，通郵，再進而侵佔察綏兩省，更進而要求以華北爲中立區。日本的要求，不但不見諸文字，而且形之事實，政學系的「黃鄂政權」之樹立，並未能保障華北的安全，而且加深了中國的危機。軍閥的排除異己政策，也並未曾開展了若干，而且更失却了國民的同情。這樣以「降日」爲政策的南京統治，便有些失魂落魄了。政學系說事勢至此，「降日」政策必須繼續，以求貫澈。否則今後的外交，我們不能負責了。黃鄂撒嬌般地留在上海，其故在此，「汪兼外長」呢，想這也許不是辦法，「降日」是「降定」了。但怎樣再降呢？於是苦心焦思

，覓所以「談判之道」統治的本身無法可施，便只有提倡所謂新生活運動，解解寂寞。

（十一）

南京政府愈不爭氣，日本的氣燄愈高，國際的態度也一定愈遊移。英法不敢且不能明目張膽地制日本，便利用國聯千辛萬苦的定出一個不承認主義來予日本侵華以道義上的打擊，英法至今還想拉美俄入國聯，原因不一，但亦可見其爲遠東問題之苦心，英法這種僅僅的「美意」我們都輕忽了，於是國聯固有的不承認主義，也無從堅持了，國聯說不承認僞滿，中國却事實上予以承認，國聯說不直接談判，中國却事實上對日談判，國聯說不能通車通郵，中國却事實上實行通車通郵，我實爲之，其又何尤？結果在日本實幹的水鳥外交政策下，在中國實幹的投降屈辱政策下，國際實利主義者坐視日本之

猖狂，必然會懷著分我一杯羹的想望，與日本協作分肥，中國本身自此必益無前途可言，因為滿洲國的商業特惠，華中華南的權益分沾，正是國際目前所渴望解決的問題。

(十二)

南京政府降日，便不許人民倡抗日，東北義勇軍各地人民抗日組織，民間抗日的言論，都在從嚴禁止之例，最謬妄的如不許人民稱「九一八」而稱「自張副司令退入關內」再如塘沽協定簽訂而通令禁稱「日」「偽」為敵逆，政府對於民間抗日言論且如此，對於抗日動作可知。察東抗日軍與十九路軍之必被消滅又何足異，南京政府的願望，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到達時，中國人民應誠惶誠恐，排起香案來跪接，每人頭上插起一條紅簽，寫着「大日本帝國順民」才算得上下一致，愛國心長，亦才算得擁護政府，共赴國難，從華

北回來的同志深嘆北方民氣之消沉，他們說華北人民極度蒙混得過且過，敷衍度日，不敢想甚麼抗日，祇以爲華北遲早終是日本的囊中物，漢奸紛起，浪人四出，說不上甚麼叫做國家觀念，這個可痛的現象，自所謂黃郛政權建立後，更趨顯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政府提倡降日，峻法嚴刑驅人民於降日之途人民其如之何？究其實何獨華北爲然！華中華南無不皆然，這樣的壓抑民氣，是中國前途的唯一危機，政府降日，國民不能扶同去降日，則我們在這樣的危機緊迫中不能不爲國家國民來打算，華北沒有了，帝國主義者的眼光更會集注到華中和華南，這時候我們將屈伏呢？抑抵抗呢？屈伏，中國民族便該做帝國主義者的順民，否則將不免被竄於「三危」，抵抗，我們的精神何在？力量何在？準備又何在？政府抑壓民氣決心降日，我們對於未來的救亡工作，領導人民抵抗帝國主義之侵略，不能不有一番衡量和估計，

南京爲要降日所以鎮壓人民消滅人民的抗日意識，我們必須抗日。則復興人民的民族觀念，振發人民的抗日精神，無疑的是我們目前的急要工作，南京之必須降日，絕無疑義，目前中日交涉之似乎停滯，只如水鳥之兩脚活動，在暗中實行屈辱，以避免外間的指責而已，整個南京外交系統是一個非投降日本不可的系統，所以希望南京統治救國，顯然是一種夢想，國民的團結，國民的自救，國民禦侮意識的增強，顯然成爲今日最嚴重切要的救亡途徑。

(十三)

國際間尙能維持這空洞的「不承認主義」，在對於東三省問題上，各個都能與日本對立，只有「南京政府」不然，他向國聯哭訴兩年，幾經周折才確定了這個「不承認偽滿主義」，但南京政府並未遵守，他向日本乞憐，向日本交涉，諸如通車問題之類，都不惜卑躬屈節去請求，所謂之親日主張，也居然

出之行政長官之口。國聯的決議，各國能固守，而南京政府自身却把撕毀無餘，這不能不使同情中國的國家寒心，一切忌恨日本的帝國主義者在此狀態之下對於中國也許有「雖愛之而有無從助之」之苦。 見三民主義月刊第三卷

政治上之責任問題

(一)

國土喪失至數省之多，共禍亦蔓延至數省之廣，福建變亂也起來了，人民的膏血也吮吸垂盡了。但當局者並未有絲毫覺悟，繼續自己蠻幹下去，以爲「天下皆非惟我獨是」。這從南京黨部的所謂「告國人書」，和汪之徒之所謂「文告」「談話」中可以明白看到的，執政者說：「有人來接替我自然走，但軍事當局萬不能動搖」。……

(二)

其實所謂負責是這樣容易講的嗎？既然不自慚地自謂負責，黨和國民便應該問責。我們問國家喪失這麼多領土，誰負其責？黨敗壞到如此，不特不能推行主義，且為國人所嫉恨，誰負其責？閩變突起，至於叛黨，聯共，改元建國，雖由於倡導者之狂妄，然亦有迫之使然者，誰負其責？共禍肆虐，蔓延贛湘鄂各省，近且有入川以趨於西北之勢，進剿數年，絕無寸效，誰負其責？財政破產，社會經濟崩潰，而尙橫征暴斂，舉借鉅債，使民不聊生，國亡無日，誰負其責？

(三)

(一)講了一年多的長期抵抗，抵抗的成績何在？責任何在？

(二)講了一年多的依賴國聯，依賴的成績何在？責任何在？

(三)講了五年多的清剿共匪，剿共的成績何在？責任何在？

(四)

此外如所謂民主政治，如所謂整理財政，如所謂復興農村。數年以來負責開出來的支票，兌現的若干？假如說南京統治能負責，則南京統治所負的責原來是如下數端：（一）負責成立淞滬協定。（二）負責簽訂塘沽協定。——「簽訂塘沽協定係弟所主張」（三）負責實行親日。由親日而至於降日。——「親日主張有考慮必要」（四）負責舉借鉅債。——如棉麥借款之為五萬金元等（五）負責消滅馮煥章領導的民衆抗日同盟軍，和方叔平吉世五諸將領的中華抗日救國軍。

(五)

有人來接替，我自然走，但是軍事當局萬不能動搖。這種「外漂亮而內

「戀棧」之語，我無以名之，名之曰「言僞而辯」。我主張軍政當局自殺或下野，是中國政治的全部改造，不是中國政治的局部的解決。

(六)

現在的執政者，祇有卑鄙無聊相等於現在的執政者的人才，會去接替。同時我們卻怕從此以後，也許會沒有人去替他們「主張簽訂塘沽協定」和「考慮親日」。

(七)

「軍事當局萬不能動搖」。大概唯有軍事當局不動搖，才有地方去賣身投靠，否則便尙以軍閥之誤國賣國爲未足。除此之外我實在想不出軍事當局不能動搖的理由來。

孫鏡亞口裏的汪精衛

(一)

……讀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歌電，閉除汪精衛黨籍六個月，並不得在本黨執政地方之政治機關服務。竊料足下當懷遠無違，閉戶省過。足下於中華革命黨組織後，未入黨籍幾十年。又嘗以不作官相標榜，平昔既非熱心於黨務政治，自不難決然舍去。乃閱滬報，知足下猶假借中央黨部名義，擅發宣言，欲顛倒是非，以彌縫其惡，適心勞日拙耳。足下所藉口者，以連絡蘇俄，容納共產分子，皆係總理政策，足下由京回粵，把持中樞，視客卿鮑羅庭類於上司，視叛徒共產黨派重於驕子。而視數十年之公誼私交，反不若路人，拘囚放逐，任意所之。合秦檜石敬塘之行動爲一，直接則辱黨，間

接則禍國，此與總理聯絡俄國，容納共產分子之初旨背馳，寧可以道里計！……頻年以來，足下屢充總理代表。時而附和國民統一。使竊號者，緣以爲利；時而昌言北政府賣國，南政府殃民，使社會無所適從。以故毀總理者譽足下，毀中國國民黨者亦譽足下。然真正愛護總理及中國國民黨者，莫不痛燭足下之肺肝。休矣足下！……孫鏡亞啓十二月十三日。

(二)

精衛罪孚叛黨，行同賣國，百喙難辭，「如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向左去」之怪論，本黨向無左右派之分，共產派以左派自命，誣非共產派之同志爲右派。以本黨數十年犧牲奮鬥之歷史。豈有不能革命，不能反帝國主義之理！今倡爲向左去之怪論，一若非投於共產黨旗幟下，則不足與語革命，不足

見清黨錄致汪精衛書

與語反帝國主義，其賣國求榮之心理昭然若揭。

毛澤東致蔣介石書

漱石口裏的汪精衛

汪精衛不是明明白白在上海發了三個什麼支電麼？我說汪精衛自殺，閱者當然要奇怪起來呀，這有什麼奇怪，汪精衛的軀壳雖然還沒有死，他的精神總算死了，一個人的軀壳，有生必有死，精神呢？除却自殺是可以不死的，並且他人不能夠行刺的。汪精衛的精神死了，不是由他自殺，那裏會死？

呵！汪精衛自殺不止一次了，民國元年赴京迎袁，與袁克定換帖，是第一次的自殺，二年赴法，得了一宗驢儀，是第二次自殺，四年留法不肯反對

洪憲，是第三次的自殺，八年赴滬甯道上迎朱，是第四次的自殺，然而沒有死，不但沒有死，還因爲孫先生寵任他的緣故，薄負些時譽，到總理逝世以後，汪精衛更大殺而特自殺，……從前我說汪精衛的賣黨賣國，眼光稍鈍者，總說是神經過敏，有些青年同志，還以爲西山會議不應該開除汪精衛六個月黨籍，而今汪精衛的肺肝如見了，無論怎樣愛護汪精衛個人的同志，總不及愛護黨與國的深切，吳稚暉與汪精衛的私交，差不多可說是膠漆相投，魚水相得，看今天各報所載吳稚暉質問汪精衛的談話，就可以證明我的觀察是不錯的了。

昔人有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令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倘是汪精衛刺滿清什麼攝政王的時候，被滿清殺死了，他的精神可以永遠不死，汪精衛當年不死，以致今日自殺而死，不是他的大不

幸呵！

見清黨遺錄

謝持口裏的汪精衛

視決議如弁髦，等黨事於兒戲，推其弊害所極，非至本黨全體崩壞不止，此由於汪精衛個人與共產黨勾結而倒行逆施。

以絕對少數之兩委員，又由汪精衛一人作主，擅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電反對。其爲不服大多數中央執行委員開會之決議彰彰明甚。

惟汪精衛在本黨中所負責任，極爲重大，乃事事與共產黨勾結。廖案發生，汪精衛發表言論，竟公然號召同志加入左派，自行申辯，謂所言向左，是要同志向革命事業做去，不是要同志加入共產黨。然按其原文辭意，確是要本黨同志加入共產黨。蓋原文一則曰：「總理準許左派加入本黨」。再則曰

「廖先生容納左派加入本黨」是明明以左派與本黨對稱。左派非他，即共產派也。而原文結論乃曰：「要革命請左派來」。此即是要革命的加入共產黨之說也。明白至此，豈能強辯耶？吾爲精衛計，與其詭辯莫如認錯。硬承認下筆時之錯誤，或得同志之諒解；否則精衛自命學者，其行文非必不通，何爲祇顧強辯，不顧文意如此！可見精衛之心怯矣。於義應予重懲。然各委員猶體總理與人爲善之懷，冀其不遠而復。僅決議開除汪精衛黨籍六個月，以觀後效。不料汪精衛倒行逆施，視前爲烈，竟擅用中央名義，召集非法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共產派之心理，原欲假借本黨名義，實行寄生政策，對於汪精衛此舉，固之惟恐不得矣。

本黨態度，素重光明磊落。今精衛之態度，則太不光明磊落矣。查汪精衛擅用中央名義，致于右任同志等電，及致林子超同志等感電，一則曰：

「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業經議決，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須在廣州開會」。二則曰：「此舉顯然未得北京執行部同意」。三則曰：「熊克武因通敵被捕，聽候審判，何以通電請其來京？公然違反中央決議及政府命令」。四則曰：「在北京開會，外則受軍閥之壓迫，內則有反動分子利用軍閥以從中作梗云云」：此種說法，不惟誑語欺同志，抑且缺乏法律常識。

在稍具法律常識者，類能知之。汪精衛居本黨重要位置，其缺乏法律常識一至於此！言之滋慚。鄙人緘默至今，卒不能一一指斥之者，不得已也。汪精衛一生好名，今竟昏瞀若此，肆爲誑語，及缺乏法律常識之談，而不稍恤。惟其用心，不過藉以淆聽聞，搖動人心，售其推翻第四次全體會議之計。挺而走險。實屬可誅。其擇術之愚，殊爲可哂，而我廣州方面之純粹同

志，亦竟爲汪精衛諱言所惑矣。

如譚平山輩，別有用心者，不足責矣。汪精衛則不能與彼輩相提並論。既於此十三十四兩年之中，歷居中央重要位置，主持黨事。乃亦貿貿然不加考察，俯仰隨人，已屬有忝厥職。至於今日，且因撫拾鄙人罪狀，而急無所得。遂不恤硬指民治主義同志會爲私人所組織，以歸罪於我，豈非奇談，此種怪異現象，爲中外政黨所無，尤其是革命黨所不應有，而本黨竟有之，無怪乎黨事之日趨敗壞而不可救藥。糾正之責，在我純粹同志，實屬責無旁貸。乃在廣州方面之同志，竟孰視無覩，鑄成本黨不可湔之奇恥！

鄒魯口中之汪精衛

見清黨實錄

(一)

不圖二十年來以誠信號召於世之汪精衛，乃至誣人而不擇口。至爲痛心！

(二)

豈弟爲救黨之故，獨能領得庚子賠款一批耶？庚子賠款近來是否有分配？分配是否弟有領得？領得後是否弟以之挪用？若其人而爲盲於目並盲於心者，弟不敢責之矣。若兄則何難一閱報張，或一惟理論而判斷事實，乃亦竟以此誣弟，在弟無損，在兄爲此言實可惜耳！

(三)

弟信兄聽了總理的演說，聽了總理臨終那種婉轉的呼聲，當決不致受敵人的誘惑。但奈何爲共產黨「曲解求全」？甚至不惜誣人見重，一至如此！

如認本黨用三民主義，不足以負革命責任也則已；否則何爲一丘人鰥滅？使黨名未亡而主義先亡，黨亡而中國隨之亡哉。至於兄之爲利用品，近來共產黨已以呂布見目。更不待黨之亡，已將兄爲其犧牲，此又更不足道者。

(四)

弟仍以兄聽了總理的演說，聽了總理臨終那種婉轉的呼聲。請兄清夜自省，快擇革命途徑。若總理此種精神，不能感兄，亦惟有令弟感傷於三民革命中，缺少一員而已。則其誣弟，又豈足責。

見清黨實錄一二三頁

(五)

南京政府盜黨權，竊國柄，親仇敵，長內亂，不消說這只是一二人把持中央所發生的危象，倒汪蔣推翻現政府福建這種舉動不能說是不對的。

(六)

汪精衛二日發出解釋中日協定電文，其所根據者係爲「順從民意而協定」。乃汪竟加以順從民意之美名，以爲妥協之根據，誠屬笑話已極！其次謂「休戰運動斷無損害中國領土之權」云云。惟細譯協約內容：有「華軍須先退至通州一帶，俟日軍派機偵察屬確，日軍始行退出長城」之一條。查當國際會議解決中日事件時，雖有使日本退至「南滿鐵路」之決案，今日本既不遵守此項決案，而退出地點祇在長城。吾人試觀版圖上由長城而至南滿鐵路，其所隔道里幾何？則所謂無害中國領土主權，其誰信之！又汪之電文實不啻將全國民衆一概抹煞，試觀我國民衆終日高呼抵抗，以武力收復失地之口號，其用心無非爲謀領土之完整。今若受愚，以爲休戰協定實無害領土主權，則對於日敵侵略之暴行，勢必漸次淡忘。今汪竟發電以衰民氣，又何異將

國土拱手以讓于人哉！最近世界輿論，均謂中日妥協告成。則東省失地，中國永無恢復之日，信哉所言，誠不謬也，不甯爲是，該電又謂：「協定僅屬軍事不涉政治」云云……查協約內容，又有「日軍撤退區域，祇許可中國警察接收，並不許駐軍」。已屬軍事範圍之外，今謂不涉政治，其將誰欺？抑尤可痛者，協約中有「中國軍隊不得再有此種挑釁行動」之語！然則九一八事件，已認我方爲開釁禍首矣。而汪氏此非爲愚民空論，實無可隱諱。西南對此項喪權辱國之協定，誓不承認！敢信全國民衆，亦同心理也云云。

以上係在廣州答記者問

上海市民口裏的汪精衛

彼等用奸險陰謀之手段，分拆我同志，破壞我黨國，罪惡昭彰，罄竹難書。國民黨忠實同志，目睹此狀，愁焉憂之，乃於前年北京西山總理靈前，

開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摘奸發覆，力主清黨。曲突徙薪之明，其功固不在大禹下也。時盤據中央之叛徒，如汪精衛等，勾結赤奴鮑羅庭，潛竊黨權，顛倒是非，誣譖我忠實同志爲反革命，希冀一手蓋盡天下人之耳目……

把持武漢，危及黨國。幸我武裝同志，臨危制變，一致清黨，霹靂一聲，妖魔遁形，全國民衆，莫不欣然喜色。

武漢偽政府尙在用其全力破壞革命，顛覆黨國，一髮千鈞，稍縱即逝，是在諸君努力圖之！口號：

打倒叛徒汪精衛！

剷除投機分子！

澈底清黨！

清黨成功！

西南各機關團體口裏的汪精衛

(一)

汪精衛口中的榮譽，前天汪精衛的談話裏，有一段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他說：「無論將來交涉取如何形式，中國必需保持於自身榮譽有關之最低限度的要求」，換句話說：被侵略國中央當局既不肯抵抗，又破壞抵抗，最後是祇有妥協投降，所以妥協的內容條件的不利。可不待言；而汪精衛先生要求最低限度的榮譽，祇要最低限度的榮譽可保，祇要國民不知道任何喪權辱國的條件，都可以不計的，這種話並不是沒有情理的。

(二)

而中央的要人，一貫的不抗日的結果，現在要妥協了，如果他們不借國民大會的形式包辦「國民」二字，用這二字來壓止國民的抗日主張，那麼他們的妥協計劃，也很難通過，一定會受國民的攻擊，以至於他們的地位也不能够保存，所以他們急急想召集「臨全大會」，來通過他們的「和戰大計」所以碰到反對這種大會的時候，他們就說出他們的苦痛來，譬如汪精衛說：「現在置身於政府中人，心中焦灼。無異置身於火坑」，他從焦灼之中說出「言戰則有喪師失地之虞，言和則有喪權辱國之咎，言不和不戰亦非良策」這個是不抵抗者破壞抵抗者的自己矛盾之表現，我們從這種話裏，可以看出他們對於自己的地位，感覺不安，心中焦灼，他們要反對者同情於他們，要反對者和他們一樣進火坑。但是現在以中國的運命而論，除了全國在整個抗

日之外，沒有辦法，所以不抗日的這種人的一「心中焦灼」我們沒有法子同情現在他們如果要解決他們的苦悶，也祇有立刻抗日誓師，收復失地。

李濟琛口裏的汪精衛

(一)

汪精衛要引退了，不錯！他曾通電蔣朝下野而夕引退的，也曾因反共過遲引咎辭職的。不過由武漢一退，到南京造出了一個特委會。由南京一退到武漢，自己設立了一個政治分會。由武漢一退退到廣東，退出了一個張黃叛變。我想中國的內亂還沒有亂够，黨的糾紛還沒有糾紛够，武裝同志。不過白死傷了幾萬人還不算多，汪精衛還是應該出來的。

程潛白崇禧等口裏的汪精衛

查汪兆銘，顧孟餘，陳公博，陳樹人，甘乃光，王法勤，王樂平，潘雲超，何香凝九人，身充本黨中央執監委員，乃竟包藏禍心，破壞黨國，造作是非，顛倒黑白勾結共黨煽惑軍隊，在漢則謀立政治分會，嗾使唐生智反抗中央。牽制北伐。一經到粵即煽動張發奎，黃琪翔，舉兵叛亂，致釀成共黨空前慘劫。事後猶復巧詞庇護，且畏罪不敢到寧，主張假藉帝國主義勢力，保護其在上海租界開第四次中央執委預備會議。不惜損失國體，以圖達其藉亂自重，攘奪黨權之野心。其處心積慮，及其種種犯罪行爲，無非欲破壞國民革命之成功。此種叛黨叛國之徒，不獨喪失其黨員資格，實爲黨紀國法所不能容。政府雖與以查辦監視，然猶不免過失寬大。程潛等謹以黨員資格，敬請中央明令開除汪兆銘等九人黨籍，通緝拿辦，並請黨內同志，黨外同胞一致主張以伸正義。若復優容姑息，則法紀蕩然，黨何以立！國何以存！

倘若容其腆然無恥，猶復與聞黨政，出席中央四次會議，則是與反革命者與謀草命，任叛徒爲刀俎，使全黨爲魚肉，凡屬忠實同志誰忍服從其議案？致陷國於危亡，今彼等既然造亂，庇逆破壞黨國者而不辭，則潛等只知爲黨除奸，不知其他。臨電迫切，引領待命，程潛白崇禧魯滌平陳嘉祐葉開鑫胡宗鐸夏成陶鈞同叩感，（二十七日）

鄧澤如古應芬口裏的汪精衛

查汪兆銘等：罪過叢積，已匪朝夕，其在武漢時期，危害黨國，摧殘同志，嘗被各省區各級黨部，各政治軍事機關，各公團控訴於南京中央黨部請予嚴處者，多至八十餘件。當時中央委員本愛護同志之懷，未忍遽予處分。彼遂怙惡不悛，爲厲日甚，隨時隨地，與共黨相依憑，與禍患爲倚伏，往事

具在，無煩殫述。

滬中委口裏的汪精衛

……故日人陸續增援，至窮師十萬，正以中日問題之解決，其關鍵繫於此也。我方初以十九路孤軍應戰，嗣加派第五軍，合計不過三四萬人。每戰對敵，義薄雲霄，唯衆寡懸殊，益以疲勞，上海之危，早在意料，……蓋本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之義，聲嘶力竭，以致爲敵所乘，陷我瀏河，牽動全線。觀十九路軍通電有後援不繼之語，孰令致之，當局不能不負其責也。……

劉紀文口裏的汪精衛

其一，五全會之召集問題，汪蔣於麻電中關於五全代會召集問題之解答託詞陳李二委員，可用中央委員資格，向中常會提議，延期召集，並謂本

人對此並無成見，不知今日中常會，已在汪蔣挾持之下，一切決議，均爲其包辦而成，而五全代會之召集，既因汪蔣二人之狼狽爲奸，力謀實現，則陳李二委員縱有反對之提議，亦徒多此一舉，究與實際無補，今麻電於延期召集一點，無法反辯，藉口「手續」以掩飾，可見其爲遁詞，倘使中央常委會能自由行使職權，則一切內政糾紛，早已次第解決，何待今日，今時局之所以成問題者，正以中常會爲其把持耳！其答覆之無誠意，灼然可見。

其二，棉麥借款保管問題；江電之主要論點，在由各省軍民長官及民衆團體代表組合委員會，以爲監督用途及保管之機關，蓋必如是，始稍符公開之旨，而不致爲獨裁勢力及其黨朋所分，以爲收買軍隊排除異己之用，其實棉麥借款之危害中國農業，紊亂中國財政，壓迫金融，增加國民負擔等等不良傾向，早爲吾人所反對，不過款已借到，故江電所云，直一事後之挽救方

法，使棉麥借款，不致更生若何大患而已！惟連日消息傳來，宋子文却發給蔣氏千六百六十萬元之特別軍費，借款用途，復有軍費四成，建設二成，振興一成，保留三成之議；足證中央對借款用途，所謂用於生產事業，決不移於軍費云者，又不過欺人之談而已，無怪胡展堂先生云：「對美大借款，祇是宋子文盜竊空洞的南京黨政府名義的個人行動，在簽字之前，整個南京政府，還是蒙在鼓裏」，如此，而謂「一切可以公開」，誰復能信！至謂中央詳訂保管方法，不思中央全為獨裁勢力所把持，已為全國人所共見，而時局糾紛之癥結，即在各方已不信任中央，而汪蔣乃以為中央詳訂保管方法，即可昭大信，無乃滑稽之甚！

其三，塘沽協定問題；塘沽協定附有秘密的政治協定，麻電絕對否認其事，早在吾人意料之中，即退一步言；塘沽協定，無其他秘密條件，惟塘沽

協定簽字以後，秦榆一帶淪爲匪區，日軍一任匪類騷擾，而軍事當局因協定所限，既不能剿又不能撫，此種斷送國土放棄主權之行爲，縱謂不明載於秘密附件，顧損失之大，何可勝言！況協定簽訂後，中央既置東北四省於不聞不問，又於舉國敵愾同仇之頃，黃郛唐有壬等以與暴日作亞細亞主義之週旋，語曰：「天地來風不爲無因」，今事實既橫在目前，而矯電於此，並無明確表示，僅用浮言搪塞，尤可怪異！

第四章 汪精衛的言論

汪精衛擁共反共的言論

一、汪精衛擁護共產黨

(二)

……國民黨共產黨同志們，此時我們的國民革命雖然得了勝利，我們的敵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並且還在那裏伺察我們的弱點，想乘機進攻，推翻我們的勝利，所以我們的團結是更非常必要，中國共產黨堅決的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需要，（註：汪精衛做夢，）只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

主義，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錯誤，也不至於主張打倒自己的友黨（註：原來國共是朋友！）主張打倒我的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素所反對之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使敵人稱快。無產階級獨裁制，本是各國共產黨最大限度的政綱之一，在俄國雖然實現了；照殖民半殖民地政治經濟的環境，由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過程，是否要一定死板的經過同樣形式的同樣階段，還是一個問題。何況依中國國民黨發展之趨勢，現在固然不發生這樣問題，即將來也會不致發生。中國所需要的建立一個各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來對付反革命，不是甚麼無產階級獨裁。兩黨合作本有各種不同的方式，重要之點是在兩黨大多數黨員羣衆雙方以善意的態度解決此問題，大不違背合作之根本精神。

中國國民黨多數同志，凡是略知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中國國民黨眞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孫總理的聯共政策。現在國民革命發展到帝國主義

的最後根據地——上海，驚醒了國內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謠中傷離間，無所不用其極。甲則曰，共產黨將組織工人政府，將衝入租界，貽害北伐軍，將打倒國民黨。乙則曰，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這類謠言（註：這是謠言嗎？）不審自何而起。國民黨最高黨部最近全體會議之議決，已昭示全世，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註：汪精衛先生，今日事實如何？）上海軍事當局表示服從中央，即或有些意見與誤會，亦未必終不可解釋。在共產黨方面愛護地方安寧秩序，未敢後於他人。對於國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亦表贊同。總工會亦已發表不單獨衝入租界之宣言，對於市政府亦贊同各階級合作政策。事實俱在，更無造謠之餘地。國共兩黨同志們，我們強大的敵人，不但想以武力對待我們，並且想以流言離間我們，以達其「以赤制赤之計」。我們應該站在革命的觀點上，立即

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開誠協商進行，政見即不盡同根本必須一致。兩黨同志果能開誠合作，如弟兄般親密，反間之言，自不獲乘機而入也。披瀝陳詞，萬希省察，勿至爲親者所悲，仇者所快，則中國革命幸甚！兩黨幸甚！

汪精衛陳獨秀十六年四月四日。

見清黨運動第三十六頁

(編者按：此篇爲國民黨重要文獻，全盤照抄，並未移刪隻字，藉以傳真，汪先生現在當朝一品，陳先生却作階下之囚，汪先生倘憶及「不信聽任何謠言互相尊敬！政見即有不同根本必須一致……兩黨同志合作如兄弟般親密……」這些話時，不知作何感想！)

(二)

……人人知道民權主義至盧梭孟德斯鳩而大成，民生主義至馬克斯而大成。總理生盧梭孟德斯鳩馬克斯之後，對於他們的學說，自然有所斟酌取舍。在民生主義裏分別孫文主義與馬克斯主義，如臨大敵，和在民權主義裏分別孫文主義與盧梭孟德斯鳩主義，如臨大敵，同一無聊（注：願讀者留心，孫文主義與馬克斯主義是不能分的）最奇怪的他們口口聲聲的說道：『孫文的民生主義，是全民革命，馬克斯的民生主義，是階級鬥爭』，他們又在民生主義裏尋出一個證據，說道：『總理說馬克斯是社會的病理學家，不是生理學家』；哼！達爾文說明生存競爭的現象，而人以爲達爾文出，然後生物始會生存競爭。馬克斯說明階級鬥爭的現象，而人以爲馬克斯出然後人類始會階級鬥爭。這是何等的顛倒！總理說馬克斯是社會的病理學家，正因爲馬克斯看出社會階級鬥爭的病理。如今照他們所說，社會階級鬥爭是馬克斯製造

出來的，那麼馬克斯不是病理學家，竟是病的微生虫了。這是何等可氣可笑的見解呢！……然則總理的民生主義和馬克斯的共產主義，有何衝突呢？照他們所說，豈不是衛生家和醫學家要勢不兩立麼？……

（編者按：翻來覆去，只在說明三民主義，就是馬克斯主義）

（三）

……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實際工作總是一樣的。如此說來，我們如果自己承認說革命派，自己承認要作實際工作，那麼我們裏頭，決不會生出共產與非共產的裂痕（註：如今討共，大概自己承認非革命派了；）我也知道共產派裏頭，也有些不肖的分子。總理已經說過：「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爲何物，而有反對三民主義的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但

見汪精衛文集第一卷四十三頁

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爲；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個人不好的行爲，便拿他們來作標準去反對共產黨」。（註：妙人妙語，今也如何！）總理這番說話，何等公正！可知道因共產派裏頭有些不肖的分子，而遷怒於共產黨，必爲總理所不許。

（編者按：遷怒共產，必爲總理所不許，總理有靈，今日感想如何？）

（四）

……如今更說明爲什麼有許多俄國同志來到廣東，來幫助我們革命呢？如鮑羅庭先生，我們請他作高等顧問，出席於政治委員會。他在政治委員會裏真可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苦痛也和我們大家同受，有患難也和我們大家同當，實是很難得的革命同志。

見汪精衛文集第三卷第二〇九頁

(編者按：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汪精衛總算有始無終的小人。)

(五)

反革命的聯合戰線所提出的口號是什麼？自始至終只是一個口號「反共產」（註：「反共產」原來是反革命的口號。今日南京政府亦成反革命政府了）帝國主義提出反共產口號，他在一方面固然要混亂了國民革命之目標，一方面却使國民黨裏發生了分化作用，引起純粹國民黨員與共產黨員之互相疑忌，並且促進其互相傾軋。這互相疑忌互相傾軋之結果，聯合戰線便不能不拆開了；國民革命之進行，便不能不受顛挫了。帝國主義者可以爲所欲爲了。哼！反共產口號像煞有介事：拆穿西洋鏡，原來如此！

見十六年四月上海新聞報

(編者按：反共產原來是帝國主義者的主張。如今我們對反共的命意，

更明白了！）

（六）

中國國民黨之使命，在領導中國國民革命。本黨對於共產份子的待遇，亦與本黨黨員無異。……為此訓令各級黨部，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轉飭各屬有對共產分子壓迫妨害其個人之身體自由，或指誣他人為共產一分子，意圖傾陷者，務即依法嚴辦此令。

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汪精衛在上海所發表之訓令

（編者按：照此令，蔣介石早在依法嚴辦之例，汪精衛亦是知法犯法之人）

（七）

漢周勃令于軍中曰：『爲劉氏者左袒，爲呂氏者右袒』，軍中人皆左袒

，呂氏遂滅，劉氏復興。可見左右之名詞，由來甚古。我今日號於衆曰，『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者向左去！欲中國國亡種滅者向右去！』

見向左週刊序

（編者按：汪先生及南京政府今日向右，國亡種滅，想爲期不遠了！）

（八）

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共同致力國民革命，這是總理的政策。我們因爲篤信謹守總理的政策，曾經與違背這政策的人，（即反共者）實行決裂。無論他們在黨裏有如何的關係，和我們曾經如何同生死，共患難，我們因爲他們違背總理政策，更無疑無二的和他們實行決裂。

見汪論文集

（編者按：汪先生今日亦是違反總理政策之一人。）

一一，汪精衛反對共產黨

(一)

共產黨存在，國民黨便不能存在，我們中國祇需要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才能够成功，所以我們便堅決的實行反共。

(編者按：你看他如此反覆，真是娼妓不如。)

(二)

剛才有幾百工人到我這裏來，說打倒個人的不必說，還說『打倒國民黨，擁護共產黨。國民黨的假面揭穿，共產黨的成功萬歲』。又可見惡化的勢力還在。我們更應該繼續努力，把這些既加入國民黨而從中陰謀消滅國民黨的共產黨一律肅清，保持著固有的精神，使國民黨日益鞏固，這樣做去，兄弟相信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才會早日成功！

汪精衛在廣州資本部演講

汪精衛在廣州省黨部講演

(編者按：汪先生前以聯共，如今坐坐爐火上龍！然而我們受累不小了，公之食小已足食哉！)

(三)

……本黨黨員，如果還有厚着面皮，替共產黨廻護的。這人便是本黨的叛徒。……

(編者按：前日擁共的汪精衛，死有遺辜！)

(四)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宣言，都有同樣的語調，即是一面攻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一面仍主張不要退出國民黨，這顯然是藉着國民黨的掩護，以破壞國民黨（註：汪精衛自作自受）恰如要將國

民黨做雞蛋殼，而他却要做雞蛋殼裏頭未孵化出來的雞雛，平時借着雞蛋殼的掩護，時候到了，即破蛋殼而出。（註：如今雞蛋殼破了，小雞已生育長成了。誰之過歟？）

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廣州執信學校講

（五）

我們所謂分共，不但要將共產黨份子，從國民黨裏分出去；尤其要將共產黨理論，從國民黨裏分出去。國民黨自施行容共政策以來，共產黨份子，在國民黨名義之下，向農工商學各團體，宣傳了不少共產黨的理論。

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廣州執信學校講

（編者按：你不說過嗎，將三民主義與馬克斯主義分開，是無聊，是反革命，我公此日亦自居無聊，自居反革命了！）

（六）

無論任何方面，任何同志，任何武裝同志，如果還要容共，兄弟必盡其精神心力，與之反對。（註：小人反覆，亦至於此）不但容納共產黨為國民黨生存計，所絕對不許，便是對於共產黨採取優容的態度，或縱容的態度，也足以破壞國民黨，破壞國民革命，應該絕對的反對。

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招待上海新聞記者茶會講演

（編者按：誰叫你從前見鬼！）

（七）

……共產黨在兩湖，以生吞活剝之手段，倡議其所謂土地政策，其結果殺人放火，社會不寧，使武裝同志，決心分共。……

（編者按：其實那時候，汪院長還在武漢，扯着嗓子在那兒高叫：「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者向左去；欲中國國亡種滅者向右去！」）

(八)

……武漢時代，共產黨在浦沂地方，決定有五十元以上之財產者，便爲小資產階級。……既以五十元以上爲小資產階級在打倒之例。則一耕牛可值五十元以上，農民窮到極點，至少有一耕牛，於是農民自身都在打倒之例。如此無怪今日江西被屠殺者，達六百餘萬人。此彼等實行土地政策之兇惡內容與悲慘結果。……

見國聞週報第十一卷第一期

(編者按：江西六百萬被難者，九泉有靈，應向倡言擁共的汪精衛謀報復！)

(十)

……共產黨宣傳土地政策之末期，純爲張獻忠李自成之面目，其殺人放火

，乃生春活剝之方法所致之結果。共產黨準共產黨，以至于共產黨工具所標榜的政策，和帝國主義者欺騙殖民地的方法一樣，是片面苦心之毒藥。吾人决不能使破碎支離的中國，再度崩潰，决不能使毒蛇猛獸一日留存于世。……

(編者按：前日畜養毒蛇猛獸者是誰？)

汪精衛抗日親日的言論

一、論北京政府之賣國

賣國政府能證明某種目的之借款，果用於某種目的乎？例如滿蒙四路，摯欵二千萬元，固未嘗以之爲滿蒙四路之用，則已斷送於日本。電信借款二千萬元，固未嘗以之爲電信之用，而全國有線鐵路則以斷送於日本，此非所

謂萬劫不復者耶？至其用途，與其決算，固不能公之於世，欲尋其迹兆，惟有於賣國者之橐橐，與西南戰場荒烟蔓草青燐碧血之中，求之而已。

（編者按；這幾年來，十餘萬萬內債，數萬萬的借款，「欲尋其迹兆，亦惟有於公等之橐橐，與戰場荒烟蔓草青燐碧血之中求之而已」）

北京政府『賣國廉價部』之名，信而不誣，然彼初不以此爲已足，更進一步以全國生死所繫之軍事權，拱手而奉之於日本之手，七年五月十六日有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中國方面委員長爲斬雲鶴，日本方面委員長爲齋藤季治郎，五月十九日有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中國方面委員長爲沈壽堃日本方面委員長爲吉田愷次郎。其全文於歐洲停戰以後，受各國外交當局之諷告，巴黎和議代表之催逼，南方議和代表之責問，全國人民之大聲

疾呼，始不得已而決定宣佈。

（編者按：北京政府的「賣國廉價部」，却不如你們減價放盤，老尺加一，最後還加着拍賣東北四省）

觀於軍事協定，有歎息痛恨於參戰之作俑者。然試思之日本，躡蹠山東之時代，固中國中立之時代也。即使中國繼續中立，以至於去歲之杪，日本不能以出兵西伯利亞爲名，而肆所欲爲乎！中立時代對於日本之破壞中立，舍宣言割出特別行軍區域，不負責任外，無其他之方法，亦中立亦不中立。於論理爲矛盾，於事實爲滑稽。留國際之罪惡，貽天下以笑罵，而終無以免於日本之蹂躪，至於參戰時代，則所以應之者，固有術矣，他不具論。共同防敵者，不止中日之軍隊，尤有協商各國之軍隊。如有協定之必要，則當協定者，不止中日也，如無協定之必要，則何獨於中日之間，有此協定也？即

此以爲抵禦，已令彼無所藉口，無如賣國之政府，早已有賣國之決心，既欲賣國，何施不可？於參戰何尤者？

(編者按：「賣國之政府，早已有賣國之決心」，當然嘍！否則，斷送

東北四省猶爲未足，還須斷送華北，非有賣國決心曷能出此！)

歐戰以後，中國參戰時代之中日關係，於中國歷史上爲不可滌之恥辱，於日本歷史上亦爲不可滌之恥辱也，一方以國家之生存條件廉價賣出，一方以廉價買入，而此等買賣行爲，皆由兩國胥小爲之媒介，兩國政府爲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此爲何等之罪惡，何等之恥辱乎？使吾人而低首下心於此政府之下者，則亦當分其罪惡，同其恥辱，然而此政府之所爲，固國民所不容也，列之如左：

(一)此政府非依據中華民國約法而成立，為國民所不許。

(二)此等買賣行為，純出於秘密，惟私人實負其責，於國民無與。

(三)國民對於此賣國政府，固已露佈以討之，操戈以逐之。

(編者按：噫嘻！日本軍閥當其援助中國跋扈之武人，腐敗之官僚，一方資以餉械，俾之快意殘殺，使中國陷入「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之絕境，一方則予取予求，莫之疵瑕，幾於席捲中國之所有而去，其意氣之盛抑何壯也！)

民國八年以來，全國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未有甚於此時者。戰事區域延及十餘省縣直至於三年，生命財產有形之損失以億萬計，坐是之故，實業凋落，教育廢弛，政治窳敗，軍閥縱橫，無形之損失，更靡有紀極。問其所至此之故，一言蔽之，日本以金錢軍械資助中國之宵小，努力戕賊中國之

生命而已。以上所述歷歷可以證明，宜乎民國之犧牲，千百倍於辛亥丙辰兩役，而效果猶未可見也。

(註：民國二十餘年來人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犧牲不小，效果如何？責人則明，責己則暗，直是無恥的小丈夫！)

自從天津北京兩條約締結之後，中國已屈於帝國主義勢力之下。這兩條約把中國束縛得結結實實，直至今日，還繼續違行。這兩條約是帝國主義扶植勢力於中國的中堅骨，是不平等條約之總樞紐，中國人千萬不要忽視纔好。(註：大半正因為滿清政府締結了天津北京兩個條約，所以汪先生也要簽字淞滬及塘沽協定，正是汪先生說的「國家不能由一個人獨賣」呀！)

英國覬覦西藏，已非一日，至此野心盡露。最可恨的是以此為英國，承認民國之交換條件。民國何須他來承認？而且民族革命，以漢滿蒙回藏平等

結合爲職志，如果開國之初，便斷送了西藏，又何貴乎有此民國？

(註：好一個丈八高的燈台，照遠不照近，你們當政不到數年，便斷送了東北四省，較諸西藏輕重加何？我們真「何貴乎有此政府」！)

二、汪精衛主張抗日

(一)

……蔣中正如果稍具良心，就該自行下野，由大家組織起統一的國民政府，這是最好的方法。但是蔣中正不肯下野之前，全國國民不能不對他下一個嚴重的警告，嚴重的監督，蔣中正能把東三省的國土，和東三省三千萬的國民斷送給日本，便可以把中國全國國土和四萬萬人民完全賣掉了。……國家如果由他一人出賣，我們是甯死不答應的。

（註：現在汪公榮任行政院長，不特能够參與賣國工作，並且正當賣國的經手人，汪公可躊躇滿志矣）

……這並非我汪兆銘個人的話，實在是中央全體的話；我們拿出決死的精神，來對付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不像蔣中正只曉得作秘密外交，便易於賣國，我敢負責說一句，「軍事方面不怕死，外交方面不失敗」，決不如蔣中正的賣國。（註：一二八以後，汪先生上台，親自辦理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這就是外交方面不失敗。汪先生看看這幾句話，是否慚愧！）

（二）

北平張主任漢卿兄勳鑒；溯兄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千萬里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賴第十九路軍及第五軍奮死，抵禦，為我民族爭生存，為我國家爭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於兄

；然亦冀兄之激發天良，有以自見，乃因循經年，未有建樹，而遠氛益肆，熱河告急，中央軍隊方事勦匪，溽暑作戰，冒諸艱苦，然爲安定內地鞏固後防計，義無可辭，此外惟兄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而敵兵所擾，正在兄地以內，故以實力言之，以職責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敵人，兄在職一日，斷非他人所能越俎，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凡屬族類，皆可有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務。（註：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凡屬族類，皆可問政汪先生云何）當日第十九路軍及第五軍作戰淞滬，實本斯義，豈有他求。及戰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弊賦，以供前方（註：未見得吧！錢都在南昌）而人民更裹糧景從，以助士氣，今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註：汪先生何不用此質問蔣中正）乃欲藉抵抗之名，以爭聚斂。自一紙宣言抗禦外侮以來，所費於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至少先交二百萬，所費於鐵道部者，即籌

三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行政院矣。當此民窮財盡之際，中央財政竭蹶萬分，亦有耳目，兄甯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無論中央無此財力，即令有之，在兄未實行抵抗以前，弟亦斷不忍爲此浪費，弟誠無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墮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於弟；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兄一人，並以明無他。惟望兄亦以辭職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爲東北錦州之續，則關內之中國幸甚！惟兄裁之！汪兆銘魚。

(編者按：張學良固已辭職謝四萬萬國人了。張學良走後，汪公救國計劃的表塊又何在？公與張，亦一邱之貉耳)

(三)

大家知道現在中國對付日本，就是以前法國對付德國的辦法，「他拿我們不能送」，而且他拿也決不使他容易的拿，要他很費力很費事的拿。現在

討伐僞國，收復失地，固要有準備布置，敵人如來侵犯，我們有一枝鎗，先拿一枝鎗去抵抗，有一顆子彈，先拿一顆子彈去抵抗，決不使他這樣容易拿去的。

(編者按：從前法國對付德國，彷彿沒有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政策。塘沽協定彷彿是「他拿我們亦送」吧！)

三、汪精衛的外交方針

……余對外交主張，去年在滬時，即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此主張至今不變。

(編者按：一面交涉一面不抵抗。汪先生遺了一個「不」字特為補正)

二十一年二月七日汪精衛談話

……近來有人對於政府應付國難的態度，發生疑問，以為不和即戰，不戰即和，如此不和不戰，是無辦法。我對於此點認為有簡單說明的必要。

我的說明很簡單，因為不能戰，所以抵抗，因為不能和，所以交涉。政府應付國難的態度，不是「不和不戰」而是「抵抗與交涉並行」。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談話

(編者按：汪院長的外交政策，根本就不成政策。所謂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老實說，就是根本沒有辦法中的「苟延」政策。自己甘居被動地位看別人的眼色行事罷了，聽人擺佈罷了！汪院長說：「不能戰，所以抵抗」。不知汪院長何所據而云然？汪院長在上台之先，不是主戰最烈的一人麼？就汪院長「不能戰所以抵抗」這句話看。請問汪院長，「抵抗」二字怎講？除去

武力之外，拿什麼東西「抵抗」？用武力抵抗，是不是戰？不能戰，怎樣抵抗？能抵抗，又為什麼不能戰？汪院長又說：「不能和所以交涉」，汪院長辦的交涉，那叫「交涉」麼？日本軍隊佔領熱河，汪院長簽訂塘沽協定，日本政府嫌中國關稅率太高，汪院長修改稅率，這叫做「交涉」，奉命唯謹而已。）

四，汪精衛談塘沽協定

(一)

……關於中日妥協謠言，甚囂塵上，但鄙人以為有常識的國民，對於那是謠言，那是事實，很容易判斷，試問中日如何會妥協呢？日本放棄東三省及熱河之侵略行為，取銷滿洲傀儡政府麼？中國承認日本在東三省及熱河之侵略行為，承認滿洲傀儡政府麼？在日本既不肯做前者，在中國又不肯做後者。

試問如何會妥協起來呢。……

(編者按：我們亦覺得中日不容易妥協，畢竟妥協了，畢竟汪院長本事大)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談話

(二)

……中日問題，中央歷來所持方針，在不傷權，不辱國原則之下，可交涉，可抵抗，主張一貫，未曾稍變。此次華北停戰，我方抱定專討論軍事部份，事實所趨，決非屈服。既不簽訂政治條約，兩國糾紛，顯然為未了之局，倘遽以停戰為對日妥協之屈服，豈持平之論。……

二十二年六月一日談話

(編者按：好一個「不傷權，不辱國」的原則。且引天津大公報益世報兩大報的社論為證。

大公報二十二年六月一日社評：『協定詞句與意義，充滿戰勝國對戰敗國之形式。猙獰面目，活躍紙上，故在我當然為敗辱的屈服。除如「挑戰」字樣之外，更有「攬亂」之語，意義之廣，直可使中國動輒得咎。又如彼方得以飛機或其他方法，來我指定的地點觀察，我且須負保護及予以便利之責，尤為令人難堪。此外蠻橫之點，不一其辭。……』

益世報六月一日社評：『……證之協定之概要，這次交涉是屈服，是投降，是屬地自居，是唯命是從。這種交涉結果，怎够「妥協」二字。』

(三)

……本年河北停戰，與去年淞滬停戰，其性質大致相同。淞滬停戰的結果，

日兵下船歸國，而河北停戰結果，日兵最多不過撤出長城以外。我若承認，似乎承認長城以外，已非我之領土。但是在事實上，在理論上不是如此的。譬如一個人住着一間房子，硬被別人佔去了。和他講理不聽，和他打架被他打出，到了街心，身負重傷，動彈不得，暫時躺在街心，這自然是倒霉極了。但這個人並沒承認將房子讓與他，也沒有將房產契據交給他。由此河北停戰，絕不能認作放棄長城以外，以爲已非我有之領土。華北停戰與失東三省情形不同。三省之陷爲完全不抵抗。華北戰事則支持三月，其結果爲國人所共睹。吾人現僅能負抵抗失敗之責，惟不願推卸，故毅然簽訂協定。……

二十二年六月五日談話

(編者按：汪院長說了一大套話，聽的人沒有一個能捉住他談話的意義，好像要說簽訂塘沽協定是對的。但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華北戰事與放棄東三省，五十步笑百步，有什麼分別。眞正言僞而辯，對於這種「鄉愿德賊」，頂乾脆的辦法是「殺無赦」。）

汪精衛口裏的建設

一、汪精衛說建設就是腐化

(一)

如今國內表面是統一了，各省實在情形是怎樣？軍隊不相統屬，財政各有分割，苛捐雜稅日重，裁異己之兵，以增自己之兵的情形，日以加勵，稱之曰軍閥，已覺恭維太甚和稱盲人做瞎子一樣了，而他們却說「相安一時」呵！「相安一時始能建設」呵！「建設起來就得哩」！唉！我不禁套羅蘭夫人的话

調道：「建設建設汝爲人假借以行惡也」。

汪精衛文集第一卷第二三六頁

（編者按：如今說以建設謀統一者，得毋類此），

（二）

……我們可以舉一個榜樣：埃及在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七九年間，也曾蒙過「腐化時期」的徽號，在那時期，埃及特別的是高談「建設」，他們全不想想，他們的國度已成了帝國主義競爭的殖民地，所謂蘇彝士運河的開通，不是什麼使埃及成爲世界的市場，致埃及於繁榮，不過是帝國主義者在埃及人民的身體上，挿入一條抽血管，來抽埃及人們的血罷了。他們那時的需要，莫甚於掙脫了帝國主義的羈絆，爲國家爭回獨立自由，否則什麼也談不到。而他們那時，却高興非凡，以爲這真是發展物質文明的絕好機會，內則課人民以重稅，外則大借款以從事於所謂「建設」。他們的建設，不是全無意識的除了

大興土木，改築宮殿，改築街道以壯觀瞻以外；他們還知道注意尼羅河的改良工事，和上埃及的灌溉工事，以及其他鐵道工事等等，這何嘗不是應該的「建設」呢？然而「建設」的結果，到一八七五年已用去十萬萬元，從此便走上了破產的一條路，內則致人民於憔悴，外則終於被人連執政也監督起來了，歷史上腐化的例子也太多了。這一條是國家的境遇，已到了除革命沒有出路了，而他們却偏不要革命。於是乎腐化，於是乎倒霉。如今可以肯定我們所謂腐化的特質了，

(編者按：今日南京大建土木，大建衙門，汪院長的行政院及外交部都有新樓房了，這與當年埃及何異！)

二、汪精衛說建設是救國唯一方策

(一)

……兆銘等曾以儉電，宣達救亡圖存之方策，以爲治標莫急於剿除赤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自是以來，懸以爲的，勉強從事。……

(編者按：你看他娼妓口吻，反覆乃爾)

(二)

……要達到共赴國難之目的，在能够統一的各省，如浙江，江蘇，河北，安徽，江西，湖北等，應該替他們解決種種困難，極力整頓建設起來。使這幾省的人民，得到安居樂業，在這幾省裏樹立近代的榜樣來，名義上服從中央，而實際上不安全一致的各省，應該詳密考察他們的政治，其中有一部份較好的，應該打算以建設來求統一，以做到共赴國難的目的。……

見國聞週報第十一卷第九期

國聞週報第九卷第三十三期

(編者按：汪院長前者反對建設，以爲是當局求「相安一時」，緩和革命勢力的辦法。因而套羅蘭夫人的口調：「建設建設，汝爲人假借以行惡也」。現在汪公榮任行政院長要職，宣言以建設爲救亡圖存之根本方策，前後判若兩人。其實汪精衛還是汪精衛「建設」仍舊是「建設」，汪精衛所處之地位不同，「建設」在他口裏的價值自異，汪精衛在台上真建設了什麼沒有，我再套套羅蘭夫人的口調，「建設建設，汝爲汪精衛假借以做官也」)

三、汪精衛反蔣擁蔣的言論

(一)

……我們總不敢說，蔣中正必會做到袁世凱，但是有什麼方法證明他必不會做到袁世凱呢？請看過去的事實：

(1) 民國十八年蔣中正爲消滅第二集團軍軍事上的便利，要求日本延期撤兵濟南。

(2) 民國十八年冬中俄之戰，蔣又簽訂喪權辱國的伯力協定。

(3) 最近把東北邊防軍盡調入關，使關外空虛，日軍得乘機入寇。

這叫我們如何放心把責任由蔣中正照濟南慘案的辦法作呢？如果蔣中正是獨裁獨斷，忍辱投降，斷送東三省的主權，簽訂國民的賣身契，試問全國國民將如之何？……

(三)

……蔣中正一意孤行，恃其兵力以摧殘異己，激起黨內戰事，吾人始再不得

已而宣言討伐。……

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汪精衛對南華通訊社記者談話

南華通訊社記者問：請恕直言，先生此次討蔣原爲護黨，然近日甯方紛紛宣傳謂閻是不要黨的，先生與之合作，護黨之義安在？願聞其說，汪精衛（答），當閻未發蒸電約蔣同時下野以前，未聞甯方謂閻不要黨也，一發蒸電，則立刻謂閻不要黨矣，然則所謂不要黨，直不要蔣耳，而不要蔣，在彼輩視之，則以爲不要黨矣，人謂彼輩心目「蔣卽黨黨卽是蔣」觀於此益信我將套某種語調曰：蔣外無黨矣。（既謂「蔣外無黨」）汪現在供職黨政府，直不啻蔣氏私人之走狗耳。汪氏語至此不禁失笑，（問）然則先生此次與閻合作，即可達到護黨之目的歟？（答）吾人自四中全會以後，對蔣已失望，然猶委曲求全，直至所謂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現，黨的名實俱亡，吾人始不得不已而宣言否認，蔣於此時不惟無一點覺悟，反恃其兵力以摧殘異己，激起黨

內戰爭，吾人始再不得已而宣言討伐，護黨之目的，不僅在黨統，尤在恢復黨的民主集權制度，俾能領導民主勢力，以根本消滅封建勢力，然不幸馮軍敗於登臨，李張諸軍攻廣州未克，唐軍敗於駐馬店，在軍事上不能不謂為二大挫折，當此之際，蔣的反動勢力將為莫予毒也已，及閻繼起，而蔣的反動勢力始日即於崩潰，至於黨統問題，及恢復黨的革命性的問題，此不能屬望於任何一人，當以大多數同志之勢力如何為斷。（問）有人謂近日于右任氏來見先生，商汪蔣合作然否？（答）我可確實聲明絕無此事！

（三）

我以為黨裏頭要有中堅部隊，而中堅部隊裏頭要有一個中心人物。今日可當中心人物的只有蔣同志一人。我願意仍然出死力的帮助他。如果有些同志以為我帮助他反為他累，則我不以積極的方法來帮助他，以消極的方法來

幫助他也是一樣。

十六年十二月五日在廣州中大講演

(四)

……與蔣數年未見，去冬蔣雖一度來滬，但未獲詳談。茲在杭得長時間晤聚，對蔣精誠合作共赴國難之決心，甚為敬佩。……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在上海談話

(編者按：汪公精衛，曾出死力的反對過蔣中正，又出死力的帮助蔣中正。汪公不特對於蔣中正如此，對於其他有權勢的人都如此。「反對」與「幫助」之間，在汪公個人，自有他的大道理存在，我們並不要知道其所以然。幾年以來，汪公曾出死力幫助過武漢政府的唐生智，幫助過北平擴大會議時的閻錫山馮玉祥，幫助過廣東的陳銘樞，又幫助過陳濟棠，擇人而

事，不足爲怪，說者謂汪公爲「政治娼妓」信然！

汪論施政方針

(一)須注意於組織民衆，否則自國民會議以至地方自治皆成空談，(二)繼續進行廢除不平等條約，(三)保障人民生命財產自由，(四)財政公開，(五)重新厘定黨部與政府機關之權限，黨部處指導之地位，不可直接干涉行政，致演成兩重行政機關之惡現象，(六)不可以黨部代替民意機關，即在民衆團體中亦祇能發生黨團作用，以上六條，所以將舉而出之者，因南京現在一切措置悉與此原則違反，而其一切罪惡即由違反此原則而發生滋長也，(問)尙有一事欲得先生解答，先生通電說明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尙係用總理制，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則所有代表皆依章選舉，由此證明第三次指派圈定代表至百分之八十以上之非法，一般同志多已瞭然，惟聞南京尙有

人謂第二次中央執監各委員係用圈定方法產生者然否？（答）全非事實，當第二次大會將選舉中央各委員時。有代表數人提議，宜先之以介紹，以期選舉得人，於是決議，凡代表連署十人以上，則得提出當選人名單由主席圈氣集此種名單，印成一名冊，其人數數倍於委員名額，以之分發於各代表，聽各代表詳加考覈，然後在此名冊上擇其所欲選舉之人加以標識即以此名冊代選舉票，公推查票人若干人，公開檢點以多數者為當選，此種方法，有三特
色（一）凡一人之見聞有限，集多數人之見聞，而加以考覈，則其選舉必更
公，（二）名冊祇是介紹性質，絕無強迫性質，（三）名冊有空白，選舉者
如不以名冊上所開人名滿足，可在空白上填寫他人，絕非以名冊上之人名
為限，如此則不足十人連署以提出名單者，亦未嘗侵其選舉之自由，綜上三
點則當時選舉之周詳慎重為何，如何能謂之用圈定方法產生乎。

